

中等學校用 第四冊

白話文範

商務印書館發行

82.84
900
2:4



白話文範第四冊目錄

說六書.....	一
論文字的通借.....	三
古訓懷疑錄.....	九
一 惟上智與下愚不移.....	九
二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一七
王陽明傳習錄.....	二六
一 陸澄.....	二六
二 薛侃.....	三〇
三 陳九州.....	三二
四 黃直.....	三二
菜根譚.....	三三

呻吟語節錄	三六
答人書	三八
與李養吾書	三九
威士敏士達寺	四〇
致每週評論記者	四四
其一	四五
其二	四八
東行隨感錄	五三
我的思想變遷史	五六
杜威論思想	七四
德謨克拉西的真義	八七
東西洋人生觀之比較	九四

社會主義史序	一〇三
談風	一一〇
黃河結冰記	一一九
白妞說書記	一二四
孟子齊人有一妻一妾章講義	一三一
詩	一三二
爲焦仲卿妻作	一三三
木蘭歌	一三八
石壕吏	一四一
兵車行	一四二

白話文範第四册

說六書

章炳麟

蒼頡造字，當初只有『指事』『象形』兩件條例。甚麼叫做指事？就像上下兩個字，古篆只作「一」，不過是指個方向。其餘數目字，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都叫做指事，和號馬也差不多。甚麼叫做象形？就像古篆「日」字作「☉」，「月」字作「☾」，「水」字作「𣎵」，「火」字作「火」，是像他的形勢，所以叫做象形。

當初蒼頡造字的時候，只有這兩種例，字都是『獨體』的。蒼頡以後，就漸漸把兩個字和合起來，變了『合體』的字，所以又有『形聲』『會意』兩件條例。甚麼叫做形聲？譬如水，各有各項，不能統統都叫做水，自然別有一句話要寫這兩個字出來，若照著像形的例，仍還是個『𣎵』字，不能分別。所以在水字傍，又加一個聲音去指定他。譬如江字，水傍加個工字，河字，水傍加個可字，水就是形，工和可就是聲。甚麼

叫做會意。把兩個字的意思和合起來，成一個意思，這就叫做會意。譬如人傍加個言字，就是信字。言的不信，就不算人的話，只是狗吠鷄鳴一樣。止上加個戈字，就是武字。見的別人舉動干戈，我能去止住他，就是武。這「指事」「像形」「形聲」「會意」四件條例，造字的法子略備了。

但是中國有一千六百萬方的地面，（中國本部，從黃帝到現在，有四千年，沒有甚麼大加減。）同是一句話，各處的聲氣，自然不能一樣，所以後來又添出「轉注」一件條例來。甚麼叫做轉注？這一瓶水，展轉注向那一瓶去，水是一樣，瓶是兩個，把這個意思來比喻，話是一樣，聲音是兩種，所以叫做轉注。譬如有個「老」字，換了一塊地方，聲音有點兒不同，又再造個「考」字，有了這一件條例，字就多了。

但是人的思想，萬變不窮，說話也萬變不窮，卻往往就這個意思，移來做別個意思。所以一個字往往包容得三四個意思，又添出「假借」一件條例來。譬如「令」字本來是號令，後來發號令的人，也就做令，不必別造一個令字。「長」字本來是長

短的長，後來看成年的人，比小孩子兒身體長些，也就叫做長。年紀老的也叫做長；做了官，在百姓的上，也就叫做長。有了這一件條例，字就省造許多。這「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六件條例並起來，叫做「六書」。二千九百年前，周公做周禮的時候，就有六書的名目。不過蒼頡造字以後，誰人把獨體的字合做合體的字，這個卻沒有明據。蒼頡造的字，叫做「古文」。後來合體的字，也叫做「古文」。到二千七百年前，周朝有個史籀，又把古文整理一番，改了許多新形，叫做「籀文」。也叫「大篆」。到了二千一百年前，秦朝有個李斯，又把大篆減省些，叫做小篆。那「古文」、「大篆」、「小篆」三項，雖有不同，祇是略略改變。秦朝又把小篆減省，叫做「隸書」。現在通行的楷書，也就是隸書。漢朝又把隸減省，叫做「草書」，現在也是通行。

論文字的通借

章炳麟

現在使用的文字，十分有二三分用通借。通借本來和假借不同。由這一個意義，

引伸作那一個意義，喚作假借。本來有這個字，卻用那個聲音相近的字去替代，喚作通借。六書只有假借，沒有通借。造字的人既造了這個字，自然要人寫這個字，斷不要人寫聲音相近的字，所以通借這條例，本來不在六書裏頭。但古來一向好用通借，到現在還依著這個習慣，已經不可改變了。

甚麼叫作假借？像說文裏頭說的「𪚩」字，本就是棲字，（現在「𪚩」字，省寫作西）是鳥歸巢的意義；因為太陽正到西宮的時候，鳥也就歸巢，所以把西宮喚作西方。「來」字本來是麥名；因為古人以為五穀是天上降下來的，所以就把它當作來去的意義。「翮」字就是鳳字（現在「翮」字寫作朋）因為鳳凰飛翔的時候，許多小鳥成羣結黨跟了他飛，所以就把它羣黨喚作朋友。這一類字，都是本義引伸，喚作假借。

甚麼是通借呢？像現在用的「左」「右」「前」「後」四個字，只有「後」字用本字本義。「左右」本來應該寫「𠂔」又「𠂔」是輔助的意義，是動詞。「𠂔」又「𠂔」是𠂔手又

手的意義，是名詞，意義雖則相近，字卻不是本字；至於『前』字本來就是剪刀的翦字，篆書寫作𠄎，從刀，疋聲，並沒有前後的意思。前後的前應該寫疋字，說文說：『疋字是不行而進的意義。』怎麼說不行而進呢？人在船上，不須自己走，自然會進去，所以說不行而進。疋字的字形，從止在舟上，止就是現在用的趾字，意思說腳在船上，任他自進。本來是前進的意義，引伸作前後的意思。現在用前字去代疋字，意義全不相干。又像『伯』『仲』『叔』『季』四個字，『伯仲季』都用本字本義，『叔』字本來從又，又就是右手，所以叔是拾起來的意義。詩經裏說的：『九月叔苴，』就是用本義。別的書上用作伯叔季的意義，卻是借爲少字，古人去聲入聲本來不大分別，所以喚叔字和少字相近，就用他替代少字，意義也全不相干。這種字原來都有本字，卻用聲音相同的字去代，所以喚作『通借』，不喚作『假借』。原不在六書條例之內。但現在講說文，最要緊的倒是這一件事。不講通借，說文只是說文，別的書上所用的字，只是別的書上所用的字，兩不相關，說文就變了死物。略識字的人，最要

緊的也是講通借這一件事。不講通借，看見一個字有這種意義，又有那一種意義，兩種意義不相干，就要懷疑分疑惑。懷疑還是好事，有一班武斷的人，竟胡亂去解說字形，就變成了世界第一種繆妄，看宋朝的王荊公就曉得了。

通借的字，定要求出本字，也有不必過於拘牽的。因為有許多字，最初原只有一個字，包括許多意義，後來加了偏傍，覺得這個字和那個字定要分別，其實就寫最初這一個字，仍舊可以算作本字本意。譬如最初有個「交」字，本義只是兩股交叉，引伸作一切交叉的意義。後來交會的交，又加偏傍作「透」，交友的交，又加偏傍作「佼」。三個字都見說文。但經典相承只寫交字。交字本來可以引伸作交會交友的意義，就不必說定要寫透佼兩字，財算交會交友的本字。又像最初有個「桀」字，本義只是破肚子，引伸作好殺的意義。夏朝末年有個王，因為好殺，百姓喚他作桀。再引伸變作豪桀的意義。古人說豪桀，彷彿現在人說好漢，含得能够殺人的話在裏頭。但豪桀的桀字，又加偏傍作「傑」，也見說文。卻是古書往往寫作豪桀，這個名

目，本來從能夠殺人來，就不必說豪傑不是本字，豪傑財算本字，這幾件事不可拘牽一格。

修詞的方法，和質言的方法，頗有不同。所以在修詞上通借的字，純然改作本字，有幾分不方便。舉幾事為例：「休」字的本義，只是止息，但又有美的一義。止息與美不相干，訓美的是借作好字。因為古音喚好作朽，平上不大分別，所以讀休像好，就借得去用了。假如「無疆惟休，何天之休，」改作無疆惟好，何天之好，寫是寫的本字，倒覺得文章上不大雅。「孚」字的本義，只是鳥伏卵，但又有信的一義，鳥伏卵與信不相干，訓信的是借作保字。因為保字古人作保，保就是古文孚字。古音孚字原喚作保，就借得去用了。假如易卦中孚，改作中保，也是寫成本字，倒覺得文章上不大嚴重。昆字的本義，只是同，但又有後的一義。同與後不相干，訓後的是借爲卵字。因為古音喚卵作管，管與昆是雙聲。卵字也寫作鯤，爾雅訓鯤作魚子。說文沒有鯤字，只有卵字，因魚子的義引伸作後世子孫的義，就借用昆字。假如「垂裕後昆，」

改作垂裕後卵，也是寫本字，倒覺得文章狠鄙俗了。據這幾條例看來，在修詞上不得不胡塗寫去。但這種平奇雅俗的意見，從習慣來，不從理論來。假如積古相承，馴美的字總寫好，訓信的字總寫保，訓後的字總寫卵，現在自然也沒有異同。到底修詞與理論無礙，畢竟應該寫從本字。

有人說：『古人用同音字代本字就稱通借；今人用同音字代本字，就稱為別字，這也不公平了。古人可以寫得，爲甚麼今人不可寫得？』我說：這句話到不然。古人用通借，也是寫別字，也是不該。不過積古相沿，一向通行，到如今沒有法子強人改正。假使個個字都能夠改正，是易經裏所說的『榦父之蠱』。縱使不能，豈可在古人寫的別字以外，再加許多別字呢？古人寫的別字，通行到如今，全國相同，所以還可解得。今人若添寫許多別字，各處用各處的方言去寫，別省別府的人，就不能懂了。後來全國的文字，必定彼此不同，這不是一種大障礙麼？就使各處董得，檢起韻書來，這個字和那個字聲音本來不同，也斷不能通借。比用『查』字代『察』字，是

明代北京的土音用「場合」代「場許」(許字也是通借，本字應該作處)是現在江蘇的土音，究竟照唐韻的正音「查」與「察」，「合」與「許」韻理上截然不能相通。隨意亂用，就是破壞聲韻，在小學法律上斷不能容得的。

古訓懷疑錄

邵力子

一 惟上智與下愚不移

孔子這句話，在論語裏面，雖是獨立的一節，但實際是和上面一節相連的。那上面兩句是「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所以這「不移」兩個字，是跟着上面來的，也是說有兩種人不在上面兩句範圍以內的，差不多把人類分作三等；一等是「上智」；一等是「下愚」；還有一等是在「上智」和「下愚」中間的人，有了「上智」，「下愚」的名目，已把「性相近也」的一句，自己打破；又有了「不移」的斷語，那「習相遠也」的一句，更難以成立。像這樣的自相矛盾，真是可疑得狠。雖說上面兩句是普通的話，下面兩句是例外的話，孔子的本意，是說「上智」和「下愚」這兩種

人是很少的，大多數的人都是在『上智』和『下愚』中間的，雖然有了例外，却並不自相矛盾。但是『性近習遠』的話，在孔子的教育學說裏面，彷彿已成了一種公式，公式是不能有例外的。有了例外，就不成功什麼公式了。三字經這書，是狠通俗的。他開首四句，就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的，確是本着孔子的學說來的。他加上『性本善』一句是依據孟子的主張，似乎不及孔子說的渾涵。但他下面緊接着四句：『苟不教，性乃遷，教之道，貴以專』。把那人類種種不同的緣故，都歸結在教育上面，不像孔子把人類說成有天然的分別；就實在是很大的進步，能夠改正孔子學說的弊病。

我現在且把孔子這句話，說出他可疑的地方，給大家聽聽。第一，人類裏面，是不是真有什麼上智下愚一定不可移易的人？第二，教育家的眼光，是不是應該平等，把人類都看做一樣的？

我們要討論人類裏面，是不是有上智和下愚兩種人，又要研究人類的氣質，是

不是真有一種不能移易的人？我們先要確定這上智和下愚的界說。究竟怎樣可算上智？怎樣要算下愚？先把他弄明白了，方才可斷定這『不移』的話是真是假。但是孔子這一句話，只囫圇說了個上智和下愚，連朱子都沒有註得清楚；我現在只好拿孔子別的話來說明他。

孔子曾把人類的知識，分做四等，說道：『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這幾句話裏，分明有上下兩種人，大概那『生而知之者』就算『上智』，『困而不學者』就算『下愚』了。

如果是這樣解釋。我先要請教諸君，果真相信世界上有一種『生而知之』的人麼？孔子雖說這個話，他並不以『生而知之者』自居。他曾經說過：『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他的意思，是說：『他的學問，並不是天生成的，都從古書裏面研究得來。』這個話很有理，我也很相信他的。但孔子尚不敢以此自居，還有怎麼人配說這句話呢？照我的意思，只有基督教徒崇拜的上帝是全知全能。或那

奴才性質的臣民，要頌揚他的皇帝是『天竄聰明』。除掉這兩樣，無論上下古今，實在找不出一個『生而知之』的人。人類是平等的，爲什麼要造成一種迷信？說那『智識界』裏面也有一種高不可攀的階級呢？

『生而知之』的人，據我看來，是絕對不能有的。就講那孔子不但他自己說是『好古敏求』，並他一生求學的事實，也都班班可攷。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襄弘，問官於鄴子，正是他『學而知之』的證據。世界上那一件事不是學問？那一個人不從求學得智識？不論怎樣『天資穎悟』的人，如果說是不必讀書求學，可以得到完全智識，就好比那迷信命運的人，替他兒子算命，說是將來『取金紫如拾芥』，他就縱容他的兒子，一味游蕩，坐等富貴臨頭。請問世界上果有這樣便宜的事情麼？『三字經』真做得好，他劈頭就引那『孟母三遷』的事，見得像孟子這樣的人，倘然沒有很好的教育，也就爲習俗所遷移了。我既不信世界上有『生而知之』的人，所以我對於『上智不移』的話，自然是十分懷疑。

若說那『困而不學』的人呢，世界上真不知有多少，把他們喚做『下愚』，我也承認不是過分的話。不過拿『困』字來解釋『愚』字，無論怎樣，都不能用『不移』的斷語。因為孔子已經說了『困而知之』的話，那中庸裏面，他對魯哀公說的，更明白，把『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知之』三項的人，總結了一句，是『及其知之一也』。又在末段特別說明『困而知之』的方法，說道：『人一之，己百之；人十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難愚必明，雖柔必強。』這更是承認不論怎樣愚笨的人，只要肯發憤求學，沒有不能成功的。照這樣講來，孔子所說『下愚不移』的人，決不是因為他『困』，是因爲他『不學』。但試問這『不學』的事情，還是天生的呢？還是人爲的呢？還是性質所限制的呢？還是習俗所誘致的呢？這是人人能夠辨別的。社會裏面，有許多困而不學的人，都是受了萬惡社會的害。主張人道主義的人，應該可憐他們，不應該鄙薄他們。他們正是爲惡習所轉移，怎麼可說他們的性質是不能移易呢？

世界沒有到大同的時候，我也承認人類裏面，免不了智愚的階級。但我以爲這

種分別，完全是『習』的事，不是『性』的事。因為智愚的分別，是一種結果，他的原因全在學問的有無，學問的有無，全看他求學的勤惰。若說有一種人是天生的聰明，不求學也自無妨；有一種人是天生的愚笨，就求學也自無用；這是我萬萬不能相信的。所以世界上儘有上智；但正是『學而知之』的人，決不是『生而知之』的人。世界上也儘有下愚；但他的困而不學，全是被不良的習慣所誘惑。要說這兩種人都是在教育的權力以外，這更是我萬萬不能相信的。

有人說：許多兒童，受同一的教育，他們的成績，却大不相同。這是人類的資質天然不齊的證據。這句話也承認；但我以為這裏面的大部分，仍舊是『習相遠』的事。因為兒童在學校裏，雖受同一的教育，但是他們的家庭教育，和遺傳性的關係，一定不能相同。這都是於他們成績上，要發生許多影響的，斷不能專說是個人性質的結果。並且現在的學校教育，是不是可算完全盡責，也還是一種疑問。在教育家的眼光裏，就是有少數特別愚鈍的人，也還是『一視同仁』，斷不忍把他們當做

廢材，說是不可教誨的。那教育學裏面，對於「低能兒」的怎樣訓練？常常特別研究。如果訓練得法，一定可叫他們領受教育的恩惠，與別的兒童一樣。倘然他們始終不能得到智識，這完全是教育家的罪，不是他們的罪。因為在教育的面前，倘還不能平等，依然有一種天然限定的階級，世界上還有真正「平等」出現的日子麼？

報紙瑣聞裏面，常有一種「劣孩」的名詞，映射到人家眼簾；一般人毫不注意，其實是極可傷心的。他還是一個「孩」，怎樣就會「劣」呢？年紀不過十歲左右，就拿竊盜作生涯；送到牢獄裏面，（什麼「改良習藝所」不過是牢獄的別名）住上兩三年，出來了，還做他的「小搶匪」。像這種人，一定有人說他是「下愚不移」的。但據我看來，仍舊是社會的罪。因為這種小孩子，自出娘胎以來，不但國家沒有施行強迫教育，不去管他，恐怕他們所聽見的沒有一句好話，所看見的沒有一件好事，怎樣能教他們不犯罪呢？他們所進的牢獄，是不是能盡感化訓誨的責任也實在是一種疑問。怎樣能希望他們改過呢？製造「劣孩」的總機關，就是社會裏面許多的罪惡。

有教育責任的人，不趕緊想法，去教導這班下愚，『困而不學』還要說是『下愚不移』，含着『一種』不屑教誨』的意思，這實在是太覺忍心了！

商朝的大政治家伊尹，孟子曾說他有很大的志願：是『一夫不得其所，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我以為這種志願，真是教育家所應該有的。並且從教育上做去，一定比政治容易發生效力。就是孟子說的『先覺覺後覺，先知覺後知』，豈非仍是教育上的事麼？既然不肯教『一夫不得其所』，這裏面就萬萬容不得『下愚不移』的話。從前註論語的人，說上智合下愚，都是千萬人中難得一二；孔子的意思，仍是勉勵大多數人，但無論所說的『下愚』是怎樣少數，這『不移』的話，總是教育家不忍出諸口的。那專制時代的官僚，常把他們的皇帝，看作神聖不可侵犯，自然說他是『天亶聰明』；對着一般平民，既不屑注意他們的教育，偏開口閉口，罵他們是『愚民』，懷這樣傷心害理的話，試問教育家能忍心說出麼？孔子所說的『上智下愚』，意思雖不是這樣，形迹卻有些相似；這就是我想矯正他的緣故。我以

爲「性近習遠」的兩句，理由已很充足；不必添出這兩種例外；所以這一句也是可刪去的。

我還有一句話，是我國教育家，總喜歡「教育英才」，不喜歡教育「愚民」，這是大錯的。孟子所說的「君子有三樂」，那第三樂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我們做教員的人，遇見了好學生，固然是極可喜的事，但他既是個英才，就不遇着我，也總可得到相當的教育，讓別人得了這個好學生，替國家和社會做個總賬，和我得着了，有什麼分別呢？我以為真正的教育家，所應該歡喜的，是得「非英才」而教育之，使他也成功英才，方能爲國家和社會造福。果真這樣想，那就是有了下愚的人，也一定要用全力去教誨他，感化他，不忍說什麼「不移」了。

二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儒家的道理，有時候竟自相矛盾，這是一件很可怪的事情。凡是一個學派的主張，總應該始終一貫。倘若不然，那不是在真理上信仰不篤，就是在利害上趨避太

工，這都是種學者的大忌，我不敢說定儒家犯那一種弊病，却是他的說話，有自相衝突的地方，總不免引起我的懷疑。

卽如現在所引孔子的話，竟說那不仁的人，不應該痛恨他，否則就是釀亂。這種論調，和那「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的話，兩兩比較，究竟叫人相信那一方面好呢？不仁的人，自然是不善的最大者；嫉恨那不仁的人，就使達了極點，也不能比那如探湯的態度，更要利害。爲什麼就說是釀亂的舉動呢？儒家最重要的道理，是「尊君」，所以古訓裏，面有一句話是「見無禮於其君者，惡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我想那不仁的人，他的罪惡，一定比「無禮於君」的更大，爲什麼一個要用「如鷹鷂逐鳥雀」的樣子，一個就不可以「疾之已甚」呢？這「已甚」兩字，怎麼解釋，本來沒有一定；但據我想來，總不過和那「鷹鷂逐鳥雀」一樣。那不仁的人，一定是陰狠險毒，可以害盡蒼生的，倒可縱容他；那無禮於君主一個人的，却是誓不兩立。這種道理，怎樣講得通？我實在百思不得其解哩！

大學說得好，「惟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故所以對那媚嫉才技的人，仁人一定要把他趕出去，說是「攢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你看這「不與同中國」五字，是何等的決心！何等的毅力！還管什麼已甚不已甚呢？有人說：大學是爲君子說法，君子本指那在上的人，有「舉賢遠不善」的權力，所以不妨有「不與同中國」的態度。現在是爲一般人說法，對着不仁的人，雖是痛恨到極點，卻沒奈何他，恐怕反激成亂子，只好隱忍着，不敢表現出痛恨的情形。果真照這樣講，豈不是專問權力不問公理麼？那有權力的就可橫行到底，沒有權力的就只好貪着眼前的安穩，不惜「姑息養奸。」這還成什麼世界呢？

孟子曾說：「仲尼不爲己甚者。」這句話甚是渾涵，並沒有指定什麼事情，我們所以贊成他，因爲一人在社會裏面，本只要適可而止，不必去做過分的事。伯夷的「不念舊惡」，是因爲人家既經改過，當然應許他自新。孔子的「以直報怨」，也因爲私人的惡感，不必用報復的手段，但這不仁的人，卻是社會的蠹賊，我們正應該有

「除惡務盡」的決心，斷用不着這「已甚」兩字來限制「疾」字。上面所引的「如探湯，『鷹鷂逐鳥雀』，『不與同中國』」都是我們對不仁人應有的正當態度。請問還有什麼叫做「已甚」呢？所以在論理上面，孔子這句話是說不過去的。

現在再從利害上研究這個問題。第一，那不仁的人，如果沒有人「疾之已甚」，他們就可不亂國嗎？第二，那不仁的人，如果遲早總要亂國，還是因人民疾之已甚而爆發的重呢？還是人民縱容他們像俗語所謂「養癰貽患」的更重呢？第三，那不仁的人，如果大家都痛恨他們，存一個「誓不兩立」的決心，不管什麼已甚不已甚，他們果還敢亂國嗎？並還能亂國嗎？這三層都有了確實的答案，就可批評孔子這句話的真價值。

第一 既然是不仁的人，他的心術一定是狠陰險的，他的手段一定是狠惡辣的；祇要於自己有益，不論怎樣害人的事情，都可以做得，並且到已經犯了衆怒的時候，還不肯改過，反昧着良心去作亂，像這樣喪心病狂的人，就使大家都去數

衍他，我敢斷定他也要做到亂國爲止的。

第二 既然是不仁的人總要亂國，如果有人痛恨他，他就老羞成怒，毅然決然的「發難」。雖然是發動的早些，我想那害處比較的反輕。因爲這樣的亂國，是有形的，大家都看見他的罪惡，可以趕緊防禦他。否則無形的亂國，恐怕受了害還如同在睡夢裏一般。真好比「養癰貽患」，等到創口決裂，那毒勢更深，已經不可救藥。倒不如早些開刀，割去一塊肉，卻可將性命保住哩。

第三 這「疾之已甚」的一句，不曉得孔子的意思，是爲一個人說法，還是爲多數人說法。因爲這「疾」字上面，沒有一個「主詞」，在文法上本來不大明瞭。這是我國舊文學的一個毛病，我以爲如果是一個人或少數人的痛恨，或者那不仁的人還有作亂的餘地，倘然大多數的人，或竟是全國的人都和他們「誓不兩立」，那還容得他們與妖作怪嗎？

照這樣講來，這利害問題，也已不能成立。不仁的人，遲早總要亂國，萬沒有縱容

他們的道理，除非不替國家設想，不替社會設想，祇求自己一個人不受他們的忌害，那才可以袖手旁觀。任他怎樣橫行，只要於我眼前的利益無礙，都可不管。唉！這真是我們國民最弱的心理！那些不仁的人，曉得大家沒有重新建造『城』『社』的決心，就大膽做『那狐』『鼠』；到後來，『城』『社』依舊被『狐』『鼠』弄得根基搖動，全局推翻，大家都壓死在瓦礫裏頭，那就後悔也來不及了！

尋常人的眼光，無論怎樣短淺，還不足怪，却不料孔子也存着這般『苟安』的心理。難道他也不拿國家和社會的利害，做一個通盤的計算，却祇顧自己不受惡人的陷害麼？果真是這樣，還成什麼大教育家呢？從前做『史論』的人，也有引那陳蕃『寶武何進對付『宦官』的事，來證孔子這兩句話是不錯的。一般人讀了，或者還顛頭播腦，說是『鎔經鑄史』，要算一篇好文章。但我却仍舊不相信他是真理。請問像桓靈這樣的昏暴，十常侍這樣的凶惡，就使陳蕃寶武何進這班人，不想除滅宦官，漢朝就可以不亡，百姓就可以不吃苦麼？你看那西漢末年，王莽弄權的時候，差

不多滿朝文武，都順從他，恭維他，也有說他是周公的，也有說他是伊尹的，爲什麼到後來還是篡了漢祚呢？可見得不仁的人，遲早總要亂國，這句話是千真萬確，並且拿陳蕃竇武何進的事情來講，他們對於宦官，固然可算「疾之已甚」，但我以爲宦官能夠亂漢的緣故，並不是因爲他們幾個人的「疾之已甚」，實在是全國的人民，大多數都抱着旁觀的態度，不去做他們的後援；反使一二有野心的武人，得利用機會，成就割據的事業。如果那時候全國一致，對那萬惡的十常侍，都存着「不與同中國」的決心，我想宦官是斷乎不能爲害的。所以這個史例，不能夠證明孔子的話，却是我上面所說的第三條的好證據。孔子是個大教育家，怎麼不爲一般人說法？叫大家都疾惡如仇，便惡人也曉得『衆怒難犯』，這真是我大惑不解的了。

社會的制裁力，是非常重要的。他的效用，比國家的法律還大。因爲法律是固定的，往往有一種「神奸巨蠹」，巧於規避法律，司法官搜索不出他的罪證，也就沒奈

何他。並且法律仍靠國民去擁護。否則一定有憑藉威權，把法律任意破壞的人。在這個時候，全憑一般國民，有判別是非的識力，懲罰奸惡的決心，人人都切齒痛恨，誓不與破壞法律的人同中國。然後可以救法律的窮，寒宵小的膽。雖說社會的制裁，有時候也嚴酷不情，竟有『先知先覺』的人，反爲羣衆所不容的。但這是關於智識程度問題，所以判別是非的識力，本來萬不可少。不過那不仁的人，既經可以明白斷定，這深惡痛恨的心理，就儘可完全從良心上發出。更進一步講，社會爲怎麼沒有判別是非的識力？也可以說是社會沒有制裁力的結果。因爲社會沒有制裁力，那作惡的人，罪狀雖已明白顯出，卻大家都縱容他，惟恐怕得罪了他，鬧出怎麼亂子，有時候或反受社會的矜寵。倒是行善的人，無權無勢，反不免有人冷眼待他，像這樣的社會，起初也把是非看得清楚；不過『畏禍』的心重些，就不免明知故昧，做出是非含混的舉動。到了後來，一般人看見作惡的人，並沒有得到相當的制裁，也就『習非成是』，以爲儘可這樣去做。於是漸漸把是非顛倒起來，只去迷信權

威，不再判別理性；因為有權威的人，正是能夠造成孔子所說的「亂」的人。大家怕他造亂，他就越發可以恣行無忌。現在我國的社會，完全沒有制裁力。我以為孔子這兩句話，是狠有影響的。

社會沒有制裁力的原因，大半是為個人把自己利害看得太重。凡不仁的人，能夠禍人，也能夠福人；他既然有權有勢，更容易叫趨奉他的人，得着他的好處。如果不為大局着想，那一定是要『感激涕零』、『甘為鷹犬』的了。這些人或者也受旁人唾罵，說是『寡廉鮮恥』，但不是『疾惡如仇』的人，怎配有唾罵他們的資格呢？因為想着惡人好處的，是不顧大局；怕受着惡人害處的，也是不顧大局。一個是趨利，一個是避害，根本上簡直是一樣，怎好拿『五十步笑百步』呢？我並非說『利害』問題，是人生所不應該講的，但我以為我們所講的利害，要眼光放得大；趨社會多數的利，不趨自己個人的利。要心思用得遠，避前途永久的害，不避眼前一時的害。明白這個道理，就是『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也不忍眼看仁的人流毒。

社會了。孔子所說的『亂』實在是專爲個人眼前着想；祇怕得罪了不仁的人，鬧出亂子，自己先要受害，並想不到不仁的人遲早總要亂國。這樣的學說，深入了國民心理，所以中國人酷愛和平，却只顧眼前的和平，不顧永久的和平。中國人深明利害，却只顧自己的利害，不顧社會的利害。寧可『養癰貽患』，決不效那『蝮蛇蝥手，壯士斷腕』。一般人越發隱忍，作惡的人也越發肆無忌憚。偶然有幾個『疾惡如仇』的人，便可說他是『搗亂派』。不顧大局，唉！我真不曉得『不顧大局』的是那一個呢！現在我要望大家澈底覺悟，要『見不善如探湯』。對於不仁的人，更要『如鷹鷂逐鳥雀』。要『不與同中國』。這原是儒家的大教訓，決不能冤枉大家是搗亂派的。

陽明傳習錄

一 陸澄

陸澄問主一之功，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接客則一心在接客上，可以爲主一

乎？先生曰：「好色則一心在好色上，好貨則一心在好貨上，可以爲主一乎？是所謂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專主一個天理。」

日間工夫，覺紛擾，則靜坐，覺懶看書，則且看書，是亦因病而藥。

處朋友，務相下，則得益；相上，則損。

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先生屢責之。一日警責方已，一友自陳日來工夫請正，源從傍曰：「此方是尋着源舊時家當。」先生曰：「爾病又發！」源色變，議擬欲有所辨，先生曰：「爾病又發！」因喻之曰：「此是汝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內，種此一大樹，雨露之滋，土脈之力，只滋養得這個大根。四傍縱要種些嘉穀，上面被此樹葉遮覆，下面被此樹根盤結，如何生長得成？須用代去此樹，纖根勿留，方可種植嘉種。不然，任汝耕耘培壅，只是滋養得此根。」

問靜時亦覺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倒。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

澄嘗問象山在人情事變上做工夫之說。先生曰：「除了人情事業，則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亦只在人情裏。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謹獨。」

一日論爲學功夫。先生曰：「教人爲學，不可執一偏。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邊，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懸空靜守，如槁木死灰，亦無用。須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間。如去盜賊，須有個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名好貨好色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爲快。常如貓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聽着，纔有一念萌動，卽與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眞實用功，方能掃除廓清。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雖曰何思何慮，非初學時事，初學必須思省察克治，卽是思誠。只思一個天理，到得天理純全，便是何思何慮矣。」

澄在鴻臚寺倉居，忽家信至，言兒病危，澄心甚憂悶，不能堪。先生曰：「此時正宜

用功；若此時放過，閑時講學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時磨練。父之愛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個中和處，過卽是私意……」

問道之精粗，先生曰：「道無精粗，人之所見有精粗。如這一間房，人初進來，只見一個大規模如此；處久便柱壁之類，一一看得明白；再久如柱上有些文藻，細細都看出來，然只是一間房。」

澄曰：「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閒思雜慮，如何亦謂之私欲？」先生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決知是無有做劫盜的思慮，何也？以汝元無時心也。汝若於貨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盜之心一般，都消滅了，光光只是心之本體，看有甚閒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

工夫難處，全在格物致知上。此卽誠意之事。意既誠，大段心亦自正，身亦自修。但正心修身工夫，亦各有力處。修身是已發邊，正心是未發邊。心正則中，身修則利。

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個明明德，雖親民亦明德事也。明德是此心之德，即是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盡處。

只說明明德而不說親民，便似老佛。

一一 薛侃

先生曰：「爲學大病在好名。」侃曰：「從前歲，自謂此病已輕，比來精察，乃知全未。豈必務外爲人，只聞譽而喜，聞毀而悶，卽是此病發來？」曰：「最是名與實對。務實之心重一分，則務名之心輕一分。全是務實之心，卽全無務名之心。若務實之心，如飢之求食，渴之求飲，安得更有工夫好名？」又曰：「沒世而名不稱，稱字去聲讀，亦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之意。實不稱名，生猶可補，沒則無及矣。」四十五十而無聞，是不聞道，非無聲聞也。孔子云：「是聞也，非達也。」安肯以此望人？」

侃多悔，先生曰：「悔悟是去病之藥，然以改之爲貴。若留滯於中，則又因藥發病。」正之問戒懼是己所不知時工夫，慎獨是己所獨知時工夫，此說如何？先生曰：「

只是。一個工夫。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人若不知於此獨知之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處用功。便是作偽。便是見君子而後厭然。此獨知處便是誠的萌芽。此處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正是王霸義利誠偽善惡界限。於此一立立定。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誠。古人許多誠身的工夫。精神命脈全體只在此處。真是莫見莫顯。無時無處。無終無始。只是此個功夫。今若又分戒懼爲己所不知。卽工夫便支離。亦有間斷。旣戒懼卽是知。己若不知是誰戒懼。如此見解。便是流入斷滅禪定。」曰：「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則獨知之地。更無無念時邪？」曰：「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若戒懼之心。稍有存不存。不是昏瞶。便已流入惡念。自朝至暮。自少至老。若要無念。卽是己不知此。除是昏睡。除是槁木死灰。」

劉觀時問未發之中是如何？先生曰：「汝但戒慎不覩。恐懼不聞。養得此心。純是天理。便自然見。」觀時請略示氣象。先生曰：「啞子喫苦瓜。與你說不得。你要知此苦。還須你自喫。時日仁在傍。曰：『如此。才是眞知。卽是行矣。』一時在坐諸友皆有

省。

三 陳九州

有一屬官，因久聽講先生之學，曰：「此學甚好，只是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爲學。」先生聞之曰：我何嘗教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爲學，纔是真格物。如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個怒心；不可因其言語圓轉，生個喜心；不可惡其囑託，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譖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思皆私，只爾自知，須精細省察。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爲學，卻是着空。

四 黃直

先生嘗謂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便是聖人。直初時聞之，覺甚易；後體驗得來，此個功夫，着實是難。如一念雖知好善惡惡，然不知不覺又夾雜去了。

才有夾雜，便不是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的心。善能實實的，好是無念不善矣；惡能實實的，惡是無念及惡矣。如何不是聖人？故聖人之學，只是一誠而已。

門人在座，有動止甚矜持者。先生曰：「人若矜持太過，終是有弊。」曰：「矜持太過，如何有弊？」曰：「人豈有許多精神，若專在容貌上用功，則於中心照管不及者多矣。」有太直率者。先生曰：「如今講此學，卻外面全不檢束，又分心與事爲二矣。」門人作文送友行，問先生曰：「作文文字不免費思，作了後又一二日常記在懷。」曰：「文字思索亦無害，但作了常記在懷，則爲文所累，心中有一物矣，此則未可也。」又作詩送人，先生看詩畢，謂曰：「凡作文字，要隨我分限所及，若說得太過了，亦非修辭立誠矣。」

菜根譚

洪應明

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定從烈火中煅來。思立掀天揭地的事功，須向薄冰上履過。

無事，便思有閑雜念想否？有事，便思有羸浮意氣否？得意，便思有驕矜辭色否？失意，便思有怨望情懷否？時時檢點，到得從多入少，從有入無處，纔是學問的真消息。軀殼的我，要看得破，則萬有皆空，而其心常虛，虛則義理來居，性命的我，要認得真，則萬理皆備，而其心常實，實則物欲不入。

我果爲洪爐大冶，何患頑金鈍鐵之不可陶鎔？我果爲巨海長江，何患橫流污瀆之不能容納？

功夫自難處做去者，如逆風鼓棹，纔是一段真精神。學問自苦中得來者，似披沙獲金，纔是一個真消息。

遇大事矜持者，小事必縱弛，處明庭檢飾者，暗室必放逸，君子則是一個念頭持到底，自然臨小事，如臨大敵，坐密室，若坐通衢。

少年的人，不患其不奮迅，常患以奮迅而成鹵莽，故當抑其躁心。老成的人，不患其不持重，常患以持重而成退縮，故當振其惰氣。

持身涉世，不可隨境而遷，須是大火流金，而清風穆然；嚴殺殺物，而和氣藹然；陰霾翳空，而慧日朗然；洪濤倒海，而砥柱屹然；方是宇宙內的真人品。

古人閒適處，今人却忙過了一生；古人實受處，今人又虛度了一生；總是耽空逐妄，看個色身不破，認個法身不真耳。

人生只爲欲字所累，便如馬如牛，聽人羈絡；爲鷹爲犬，任物鞭笞。若果一念清明，淡然無欲，天地也不能轉動我，鬼神也不能役使我，況一切區區事物乎？

夜深人靜，獨坐觀心，始知妄窮而真獨露，每於此中得大機趣；既覺真現而妄難逃，又於此中得大慚悔。

路徑窄處，留一步與人行；滋味濃的，減三分讓人食；此是涉世一極樂法。

蓋世的功勞，當不得一個「矜」字；彌天的罪過，當不得一個「改」字。

學者有段兢業的心思，又要有段瀟灑的趣味。若一味斂束清苦，是有秋殺無春生，何以發育萬物？

念頭起處，纔覺向欲路上去，便挽從理路上來，一起便覺，一覺便轉，此是轉禍爲福，起死回生的關頭，切莫當面錯過！

道是一件公衆的事物，當隨人而接引，學是一個尋常的家飯，當隨事而警惕，誇逞功業，炫耀文章，皆是靠外物做人，不知心體瑩然，本來不失，卽無寸功隻字，亦自有堂堂正正做人處。

有一樂境界，就有一不樂的相對待；有一好光景，就有一不好的想乘除；只是尋常家飯，素位風光，纔是個安樂窩巢。

呻吟語節錄

呂坤

學者讀書，只替前人解說，全不向自家身上照一照，譬之小郎替人負貨，努盡筋力，覺得幾文錢，更不知此中是何細軟珍物？

聖賢千言萬語，經史千帙萬卷，都是教人學好，禁人爲非，若以先哲爲依歸，前言爲律令，卽一二語受用不盡，若依舊作世上人，或更汙下，卽將往古以來書讀盡，也

只是個沒學問底人。

少年只要想我現在幹得甚麼事？到頭成個甚麼人？這便有多少恨心，多少愧汗，如何放得自家過？

飯休不嚼就嚙，路休不看就走，人休不擇就交，話休不想就說，事休不思就幹。

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志；賤不足惡，可惡是賤而無能；老不足歎，可歎是老而虛；死不足悲，可悲是死而無補。

常看得自家未必是他人，未必非，便有長進；再看得他人皆有可取，吾身只是過多，更有長進。

吾輩終日不長進處，只是個「怨」「尤」兩字，全不反己。聖賢學問，只是個自責自盡，自責自盡道理，原無邊界，亦無盡頭。若完了自家分數，還要聽其在天在人，不敢怨尤。況自家舉動，又多鬼責人，非底罪過，却敢怨尤。耶！吾輩不可不自家一照看，總照着，便知天人待我，原不薄惡，只是我多慚負處。

喜來時一點檢，怒來時一點檢，怠惰時一點檢，放肆時一點檢，此是省察大條。款人到此多想不起，顧不得，一錯了，便悔不及。

且莫論身體力行，只聽那上流的人聚談間，曾幾個說天下國家身心性命正經道理？終日嘵嘵刺刺，滿口都是閒談亂談。吾輩試一猛省，士君子在天地間，可如此度日？

有相予者，謂面上部位多貴，處處指之。予曰：所憂不在此也。汝相余一心，要包藏得天下理，相予兩肩，要擔當得天下事，相予兩脚，要踏得萬事定，雖不貴，予何憂？不然，予有媿此一身也。

人說己善則喜，人說己惡則怒。自家善，惡自家真知；待禍敗時，欺人不得。人說體實則喜，人說體虛則怒。自家病痛，自家獨覺；到死亡時，欺人不得。

答人書

朱 憲

承問枯槁之物亦有性，是如何？曰：枯槁之物，謂之無生意，則可謂之無生理，則不

可。如朽木無所用，止可付之爨竈，是無生意矣；然燒甚麼木，則是甚麼氣，亦各不同。這是理元如此。且如大黃附子，亦是枯槁，然大黃不可爲附子，附子不可爲大黃。一草一木，皆天地和平之氣。

承問動物有知，植物無知，何也？曰：動物有血氣，故能知；植物雖不可言知，然一般生意，亦可默見。若戕賊之，便枯悴不復悅澤，亦似有知者。嘗觀一般花樹，朝日照耀之時，欣欣向榮，有這生意；皮包不住，自迸出來，若枯枝老葉，便覺憔悴，這是生意滅絕的緣故。

與李養吾書

謝枋得

人可回天地之心，天地不能奪人之心。大丈夫行事，論事論是非，不論利害，論逆順，不論成敗，論萬世。不論一生，蓋志之所在，氣亦隨之；氣之所在，天地鬼神亦隨之。願養吾益自珍重！天下重要的事，全在我輩人承當。不可使天下後世，謂程朱之事，多是大言無當，能說不能行的。

威士敏士達寺

梁啟超

我們因旅館難覓，由徐丁二君先往巴黎布置。我和同舟諸君，在倫敦留五日，趁這空暇，隨意觀光。頭一個要拜會的，自然是有名的「英國 凌烟閣」威士敏士達寺 West Minster Abbey。我們從託拉福加廣場，經白宮街維多利亞街，到泰姆河畔，眼前屹立一長方形古寺，雙塔高聳，和那峨特式建築的巴力門毗連並立，一種莊嚴樸茂氣象，令人起敬，這便是威士敏士達寺了。

我們先大略研究這寺的歷史。他是從十一世紀愛華德懺悔王創建，十二世紀末，亨利第三大加改築，到今將近千年，累代皆有增修。那西塔的門樓，還是二十年前新造。最奇的是把各時代的款式，合冶一爐，幾乎成了千年來建築術的博覽會。拿一個人作譬，好像戴着唐朝一頂進賢冠，披着宋朝一件緋袍，手拄着明朝一方笏，套上清朝團龍補褂，腳底下還踏着一雙洋皮靴子，你想這不是很滑稽很難看嗎？然而他却沒有絲毫覺得不調和，依然保持十分莊嚴，十分趣味。我想這一個寺

就可以算得英國國民性的『象徵』，他們無論政治上法律上宗教道德上風俗禮節上，都是一部分一部分的蛻變。幾百年前和幾百年後的東西，常常同時並存，却不感覺有一些子矛盾。他們的保守性，有一點和我們一樣。他們的容納性調和性，怕很值得我們一學罷。這寺內最重要的一部分，一三七六年創始，一五二八年落成，約經一世紀半的長久日子。算起來，當繪圖的時候，隨種一株杉樹，還可以等他長成來充梁柱。他們却勤勤懇懇依定的原來計劃，經一百多年，絲毫不亂，絲毫不懈，到底做到成功了。唉！茲事雖小，可以喻大。試問我們中國人，可曾有預備一百年後纔造成的房子嗎？須知若是有一個人要造怎樣一間房子，這個人首先就要立定主意，自己不打算看見他成功，自己更不打算拿來享用。這個人一定是不安小就，圖個規模宏遠，明知道一生一世不能完成的事業，却要立個理想的基礎，傳給別人。有了這個人就行囉嗎？不然，不然。是要後起的人和他一樣的心事，一樣的魄力，纔能把他的事業繼承下去，不至前功盡棄。我想歐洲文明從何而來，就是靠這

一點；人類社會所以能夠進化，也只靠這一點。前人常常立些偉大的計劃，替後人謀幸福，後人保持前人的遺產，更加擴充光大，人生的目的，人生的責任，就盡於是了。我遊威士敏士達，最初起的就是這種感想。後來偏歷大陸，到處見的寺院，動輒都是幾百年工程，這感想便日印日深。回想我們中國人的過去，真是慚愧無地；懸想我們中國人的將來，更是惶恐無地了。

威士敏士達，是英國國教的教會堂，是國家和王室的大禮堂。歷代君主加冕大葬，都在此舉行。却依然是全英國一般小百姓日日公共禮拜祈禱之所。就只一點，這寺又算得平民主義的象徵了。我們却爲甚麼叫他做「英國的凌烟閣」呢？因爲他又是一個國葬之地。幾百年來名人坟墓都在寺中。原來這寺本王室諸陵所在；後來凡有功德於國家的人，都葬在裏頭。拿中國舊話講，算是「陪葬某陵」了。但他們陪葬的，不是拿王室的功臣做標準，是拿國家的人物做標準。所以政治家，學者，詩人，乃至名優，都在其列。入到寺中，自然令人肅然起敬，而且發出一種尙友古人

的志氣。

我們拿着一本『嚮導錄』要來按圖索驥了。入門西首，便劈頭就是那廿四歲做大宰相的威廉比特遺像，張開手正在那裏演說。迎面一位長髮隆準的老頭兒，哈哈！這就是我們讀近世史時最熟的老朋友格蘭斯頓呀。他和他的夫人，就在這底下作永久平和的安息。啊啊！這是奈端。上頭的墓誌銘用拉丁文 *Isaci Newtoni* 連他名字的拼音都改了。當時受文藝復興的影響，好古實在好得有趣。這是發明蒸汽的瓦特，這是生物泰斗達爾文。這是非洲探險的立溫斯敦。這一帶是政治家，大半自由黨名士。這一帶是詩人小說家。可惜我們學問固陋，記不起許多名字了。哈哈！這是誰？哈拔忒黎是個唱索士比亞名劇的戲子。因戲唱得好，國家賞他功勞，封他一個爵。大街上不是還有他的銅像嗎？這是大畫家尼爾拉。他是法國人呀，怎麼也葬在些？他是十七八世紀時對於英國美術家最有功的。威士敏士達的外國人，算他獨一無二了。這是羅拔比爾。這是拉布頓，這是哈沙爾，這是沙士勃

雷。那是些大名鼎鼎的政治家，我實在應接不暇了。進到裏層，許多王陵比外面是壯麗些。但我們對於他却沒甚趣味。草草走過罷。噯，這南廊北廊兩位女王，一位伊里查白，一位馬麗。他們姐兒倆，生冤家，死對頭。一個要了一個的命，到了可也和解了，同在一个廟裏雙棲雙宿。還有查理第二。當他在這裏加冕的時候，大發雷霆，把那殺父之讎克林威爾寺內的墳掘了；後來克林威爾仍舊改葬遷回這寺，和他的陵也相去不遠啊！這纔真叫做冤親平等，一視同仁。可見這威士敏士達，並沒認得甚麼個人，只認得一個英國哩。我們這一遊，整整遊了個半天，真如太史公所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想見其爲人，低回留之，不能去云。』我想我們外國人，一進此寺，尙且感動到這種田地，他們本國人該怎麼樣呢？威士敏士達，就是一種極嚴正的人格教育，就是一種極有活力的國民精神教育。教育是單靠學校嗎？我國民聽呀！我國民聽呀！

致每週評論記者

任鴻雋

其一

每週評論記者：

到宜昌時發的信，想你已經收到了。

那封信原來是在路上寫的，所以除兩首詩之外，竟沒有別的話說。蜀通輪船是二十六日到宜昌的，一直停了三天，今日早晨，方纔開行上駛。將到宜昌的時候，聽說稅關查驗，非常囉嗦，所以船上的人都起了一點戒心。有買玉手鐲的，便拿來帶在腕上。有買新皮靴的，也拿來穿在腳上。若不這樣，關吏看見了，就可以拿去。（要說前次蜀通過路的時候，有人帶了一床新被，被關吏把綿絮取出拿去。又有人帶了幾塊錢的銅板，關吏看見了，也就要拿，幾乎大起衝突。）我這一天，既替人帶玉鐲，又替人穿皮靴，居然成了一個關老，我們到了宜昌的時候，稅關上來了兩個西洋人，一個日本人。（自歐戰以後，稅關上的西洋人，回國去了，多用日本人充補。）艙上艙下的，吵了兩三個鐘頭，可惜他們終是空手而歸。我想這國內往來，何必如此囉

嚟，果然船客帶有私貨，也不是他們那樣的方法可以檢查得出的，不過徒多煩擾罷了。

到宜昌後，第二件麻煩的事，就是要問那位長江上遊的吳總司令肯不肯放我們通過，這件事因為船上載有四川楊省長太翁的靈柩，四川當局及南北兩議和總代表，皆先向王督軍吳司令辦有交涉，故尙不生困難。而且過武昌宜昌的時候，沿途的軍艦，還要下旗致敬，也可謂彬彬有禮了。

在宜昌幾日無事，昨天約了幾人，去看洪憲祥瑞，民國四五年出現的石龍。我想這個石龍，雖然和皇帝沒有關係；但是若係上古動物的化石，在地質學古物學上，也大有研究的價值。龍洞隔宜昌尙有三十幾里，由平善壩上去，還有兩三里。我們雇了一隻小船，備了食物，火把，香炬，（是作引路用的，不是敬禮龍王）繩索，手杖之類，早晨七時半就起身，十二點鐘方到洞口。我們未到龍洞之先，已經飽餐峽中的風景了。洞口在山半，無路，但可攀援而上。洞口甚闊，上下皆有石筍，那石漿還在

那裏淋淋的滴進洞，不過幾十步，就是一壩積水。有幾個外國人，到了此地，就『臨河返駕』了。我們有的赤了足，有的請人背過了水，前去又寬大了。洞中的石壁，皆呈水蝕蕩化些痕跡；可見此洞全由石灰石脈被水溶解而成，並非出於山陵暴變的作用。其中也有穹窿極高，仰望不及的；也有徑路過窄，俯伏而後能度的。我們走了半里多路，到了一個所在；洞口寬窄不過兩三尺，一道冷風，直從洞中吹出，我們曉得這洞必定與外間相通，且不怕空氣惡劣，大可鼓勇前進；可惜有幾人說，恐怕燈油將盡，大家方纔全師而退。我們走了一個來鐘頭，竟究沒見石龍的形跡。直到出洞時，重行過水的時候，纔看見攔水的石梁，本來是由石漿滴成的。那形勢蜿蜒，石面上水紋重疊，居然同鱗甲相似。有人說，『這不是石龍嗎？』我想起兩年前在美國科學報上看見的石龍照象，正是此物。（東方雜誌也曾經載過石龍照象）要是此話不錯，這石龍不過是一種石筍，并無地質學古物學上研究的價值。但這石洞，却生的極有趣味，還沒有人窮其奧妙，正是探險家的一個好題目哩。

今晨由宜昌開船，現在已行抵巴東了。途中經過空舂峽，青灘，葉灘，牛口，等險。那山川的雄奇，景物的佳勝，我東過華嶽，西經落磯，何嘗見過能及他千分之一的。我要照像，却不能照，因為像只能照其一峯一石；我想要作詩，也不能作，因為詩只能形容其一部一段。我只有句話向兄等說，若不見蜀山，直枉生人世了。

四月三十日任鴻雋書於巴東蜀通舟次

其二

每週評論記者由夔府發的一封信，想你已經收到了。

我們由宜昌開船後，那天晚上，就泊巴東；巴東是湖北的屬縣，有北方軍士在那裏駐紮。我們停船之後，就有吳治堂部下的陳連長派了一排人來江邊守衛。他們的來意，是守衛還是監視，我們也不得而知。但是那晚大雨如注，那守衛江邊的兵士，總算辛苦了。船上請他們「消夜」，他們不肯來；給他們「犒勞」，他們也不肯受。有人說，要是南方的軍士，怕還沒有這樣好。我說，這倒是因為兩方面的芥蒂未

除，不得不略示禮讓；古人所謂「禮者忠信之薄」，正是謂此。由巴東上行三十里，就是官渡口，北軍的前哨線，到此爲止。由此再行三十里，便到斐石，有南軍駐紮。官渡口和斐石的中間，就所謂「甌脫」地。湖北和四川的交界，也在此兩處中間，名鱸魚溪。三峽的名勝，名聞天下，其實由湖北到四川，經過的峽，何止三個呢？我前天經過宜昌附近的風箏峽、空巴峽和巴東附近的巴東峽，已經佩服的了不得，所以做了幾句詩，報告你們。第二天過巫峽，那峽中雄奇的風景，更非晴天所見的所能比擬。十二峽之中，也有幾峽可以望見。那天天氣甚好，我們從白雲中間望那「虧蔽日月」的奇峯，時出時沒，足有三十餘里。杜工部的詩所謂「巴東三峽巫峽長」也是紀實的話。但是我現在還是抱定宗旨，不加形容，等你們有眼福的，自己來領略罷。由巫峽上去六七十里，就是夔峽，灩澦堆、白帝城都在夔峽門口。過了夔峽，就是現在的「夔府孤城」了。

川江的難行，自來是爲灘險；近來灘險之外，更加一重匪患。於是弄得行旅蕭條，沿

途所見船隻的數目，比起十幾年前，不過十分之二三罷了。現在我且把過灘的情形，略講一講。方由宜昌開行的兩天，幾乎寸步皆灘。早上開船之後，便動搖的不能睡覺。一方纔覺得平靜一點，提筆寫字，一張郵片還沒寫完，船又動搖起來了。一百多馬力的機器，遇見大灘，也開不上去，還是要用鐵繩來拉。有時過一個灘，足要用一個鐘頭。却也有著名的大灘，不甚費力，忽然就過去了的。過了灘之後，大家都說『阿彌陀佛！我情願遇匪，不願遇灘，因為這水是不能招呼的。』其實我想灘無論怎麼惡，總有人行；匪惡不治，可就要行旅絕跡了。我們這隻船，因為載有楊省長太翁的靈柩，沿途地方的知事們司令們（司令恐怕比知事還多）都來派兵保護；而且明天經過的路，今天就打電報去知會了，算是『清道而後馳』。所以還沒遇見甚麼『捧客』。有那天過雲陽縣九堆子的時候，聽着岸上放幾槍，已經把滿船的人，嚇得竄次不及；有一位朋友，坐的和茶壺相近，漸漸的身邊發起熱來，他便大驚失色，說是中了槍了。但是這匪徒行劫的事，却也不是完全虛造的。昨天我們過忠

州的時候，曉得有一位朋友，名吳錫三曾做過忠州的知事，這回由日本奔喪回來，還未到家，就被人『拉肥豬』去了；（川人叫擄人勒贖的爲拉肥豬）昨天我們到家裏，他還沒有放回呢。到了長壽縣，有那江防司令和川滇黔靖國聯軍援鄂第一路司令，來搭我們的船；一路上旌旗招展，號聲悠揚，想那些匪徒，『已經聞風遠颺』，我們就可以高枕而臥了。

至於四川的匪患，何以如此其甚呢？言其遠因：自然是因（一）舊來會黨本多；（二）連年打散的軍隊，言甚近因：（一）是因爲近來四川的熊督軍方在勵行編簡，那些不及格軍隊，不免就散而爲匪。此層是一般人的推論，究竟確否，我不敢定；（二）是『趕烟會』，『甚麼叫『趕烟會』呢？就是現在鴉片烟收獲的時候，這些捧客們，也來抽烟捐，講到鴉片烟這事，就是四川的一個特別問題，不可不與你們細細談談。四川的烟禁廢弛，是外間所知道的。我此次所經過的地方，有幾縣居然是烟花遍野，從船上也望得見市上的烟土，也可以自由買賣。我說：『這事太不成事體，政府

應該設法禁止。』有人說：『這事不禁自止，明年再也沒人種烟了。』我問是何原故。他說：『鄉下種烟的人，原是想收倍蓰的利益，不料種成之後，就有人來『抽窩捐』。』第一是本地駐紮的軍隊，第二是本地的官署，第三，還有外來的土匪。他們俱是按窩徵收，至再至三，弄得農人有把烟賣了，更加上賣妻鬻子，還不能清償催租的。明年誰還睜眼尋苦吃？但是有人，要強迫栽種，可就沒法了。』四川政界及軍隊的情形，尤為複雜。照現在的情形看來，要享清平日子，還不知要經幾多波折。

三十日由宜昌開船，初五日早晨方到重慶。十二年不曾看見的鄉土，還是從前的舊面目。大概據我所見，幾年已來，進步最少的，無過於四川了，這自然是連年兵亂的結果。但有一件，此地的朋友，都非常歡喜我回來。大約過後幾天還要忙演說談話。他們頗能『願安承教』，可惜我『無補高深』罷了。

此間天氣甚熱，連日竟熱到九十幾度，同紐約六月差不多。打算再住十來天，就往成都一行。

任鴻雋自重慶寄

東行隨感錄

李哲生

第一日泊萬縣，便是舊歷中秋日。萬縣那地方，烏合峰屯的各種軍隊很多，上岸異常危險，我便不上岸。對着這空江夜月，異常清爽；若不是艙位的狹窄污垢，人聲的擾攘喧譁，便真是佳境了。第二日經過有名的三峽，抵宜昌，風景之美，真不能用的擾攘喧譁，便真是佳境了。第二日經過有名的三峽，抵宜昌，風景之美，真不能用的文字言語形容，人說山水之美如畫，像這樣峯奇勢詭，移步換形，便畫也畫不出。

忠州石堡塞，一層層堆上高峯，很可觀。再下過夔州，昭烈廟在山半，即是白帝城遺址。入陣圖在下面江中，水深輪湫看不見。夔府以下，遠遠便見了夔門，兩面山脚伸入水中，江面極窄，遂入了夔峽，豔瀨堆便在前面。北岸有羊腸細路一條，異常危險，乃是拉上水船的繚路，從前還沒有，是鮑超出鉅金雇人鑿的。船行數十分鐘，過了夔峽，山勢稍開。頃刻過了巫山縣，入巫峽了；夔峽三十里，巫峽一百二十五里，都是高峯刺天，崖壁並無大樹，全露石骨，現出蒼翠如玉的顏色，或是蒼蘚蒙茸，萬丈青綠，中間夾雜着黃銅色的石骨，不生寸草，日光映着，好像黃金闕一般。山峯的形

狀千奇百怪；有筆管一般的尖峯；有圓錐形的，三稜形的，上豐下銳的，上懸下削的；扁形平頂如門扇的，如城闕的；總之不是我們平時懸想得出。巫峽過去，叢樹中露出一個白色的小廟，門上有『玉皇觀』三字，那便是古代的黃陵廟。山上無數洞穴，有人在穴中建屋居住；此外草樹中的人家，豆人寸屋，隱現其間。有時兩山夾江，日光斜射，此岸山的陰影，遮着彼岸山的一部；船在中行，只覺得陰晴不定，變幻恍惚。峽裏風力猛利，吹人欲倒，呼呼的耳目閉塞，白浪激起數尺，全江震動。我形容三峽，費了無數筆墨，還不能得其萬一。總之變峽很短，他的好處是深厚，是蒼秀。巴峽與巫峽略同，但江路回環，較覺變幻。此外經過諸峽，都不過數里。又過歸州的香溪，溪水淡綠色，一清澈底，傳說是漢代王嬙的生地，到了宜昌山勢便盡了。

宜昌方在修築馬路，氣候很像重慶，空氣稍佳。雙十節，景象冷澹。勾留一日，就上了江和輪往漢口。平遠的江，空闊的天，綿互的堤；低下的湖澤，廣漠的平原；和蜀江的風景，大有區別。中間過沙市監利城陵磯新堤，便到漢口。四川當五十的銅幣，

只能行使到沙市，沙市以下便不用了。這也難怪人家，他們好好的市場，怎能歡迎我們這濫鑄的惡幣，去擾亂經濟界呢？

漢口租界，當推英界爲最繁盛，法德美俄界還好，日本界在最東盡處，比較都很整潔。但一入了華街，便覺秩序紊亂，並且很不清潔。辛亥戰事焚燒的華街，都修復了；修復後的樣式，和從前沒有區別，狹窄的仍然狹窄，污垢的仍然污垢，便有些微進步，也算不得。

漢口街市的交通，有摩托車，馬車，人力車各種，却沒有電車。舊時代的轎子，還沒有絕滅，間有一二在華街出沒，這可見中國人的『保守性』了。渡江小輪幾隻，來往不絕，每次約銅元十枚，由漢渡武須行三十分鐘，由武渡漢約二十分鐘。江面較川江寬幾倍了。

黃鶴樓故址在漢陽門城上，地勢高曠，便於看江。可惜樓已毀了，改造了一所歐式高塔。此外環繞左右的，還有甚麼與略樓抱膝樓，與略樓上，聽說有張之洞的藏

書，封鎖了不得上去。甚麼官胡二公祠，也荒涼了。樓下左右前後的隙地，完全是『酒食』『卜筮』『照像』三種營業，與成都鐵路紀念碑下面是一種景象。那裏有甚麼『漢陽樹』『鸚鵡洲』呢？

抱冰堂距高等師範學校不遠，原是張之洞的別墅，今是張之洞的祠堂。武昌附近，龜山蛇山洪山對峙；抱冰堂在蛇山上，不過是數十丈高的小阜，風景還好。房屋疏落有致，一層層由低而高，數十級的小石梯，隱隱現現，從那草樹蒙茸之中，穿上去，花木極盛，梅樹尤多。堂內有張之洞的遺像，最高處能看見武昌城的全部，和城外的一部。遠遠的還可望見江水。武昌風景，此處原勝於黃鶴樓哩。

我的思想變遷史

劉叔雅

我那裏有甚麼思想，我的思想又那配有甚麼變遷史呢？然而中國人往日講的是君道臣節，讀的是『子曰』『詩云』，做的是『今夫』『且夫』，現在的青年思想大變，天天說『解放』『改造』，到處都聽見『德摩克拉西』『新文化』的呼聲，舊

思想的威權雖然還沒有完全失墜，我個人的精神生活上也確乎有了絕大的變遷。我雖然無似，總是中國這新舊交替時候的一個人，幼年拖辮子的時候，也抱過極舊的思想，現在也隨著大家的脚跟往新的路上跑，這中間也不知經了幾多的變遷。從一方面說來，這是我自己的精神生活變遷史；從別一方面看來，也就是中國現代思想史的小影。據生物學的原理說：『個體發生 Ontogeny 本是系統發生 Phylogeny 的一個重演。』譬如一個人在胎裏的發育程序，是要把由單細胞生物以至人類的層層進化階級的概要重演一遭。我想『形』既有之，『神』亦宜然；一個民族的思想變遷，從一個人的思想變遷上也可以看個大概。呂覽上所謂『故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鼈之藏也；嘗一臠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就是這個意思。況且我個人失敗的歷史，也頗有許多處可供現代青年的借鑑，所以老老實實的把我過去的思想史寫在下面，不過我的文筆十分拙劣，不能作有系統的敘述罷了。

我生在安徽合肥縣，這地方交通也很便利，離通商的大埠不遠，若以常理說來，文化本不應該十分低下的，無奈這個地方的人，都有一種奇特的性質，不大喜歡讀書，到今天莫說西洋的近世文明一些都沒有沾得著，就連中國固有的舊文明也是毫無所有。這地方離徽州不過是一江之隔，而徽州的經學祇往浙江跑，我們合肥人連載震，江永，胡培翬，俞正燮的名姓都不知道；離桐城也不過兩天的路程，而桐城的文章也不到合肥來，我們『懷縣』的那些碩學鴻儒，竟沒一個配做『苞』繇的雲祇。我生在這樣的地方，是那幼年時代的思想，當然還是『原人思想』；對於宇宙，對於人生，竟沒有絲毫的疑惑，以為人生就是人生，世界就是世界罷了。叔本華說形而上學的觀念是人人有的，把人類叫做甚麼『形而上學的動物』。(Metaphysical Animal) 要以我十一二歲時候的思想說來，這句話竟是錯了。

照這樣昏天黑地的活到十二三歲，胡亂讀了些『經書』和『古文』，會做些『今夫天下，且夫人……』的文章(?)，心裏全是些『扶清滅洋』的思想，現在回想

起來，覺得當時竟是一隻毫無理性（Reason）的動物。後來聽人家大談洋務，講究新學，我也就立志要講洋務，到本地的基督教會醫院裏從一位美國的教士學英文。這是我第一遭和西洋的文化接觸，看見他用的器物無一件不十分精美，而且件件都有神妙莫測的作用，心裏十分驚異。我這時候的心情，竟和那荒島裏野蠻人初見白人探險家一般。讀者諸君想必也都讀過歐美探險家的筆記的，那上面所敘的土人初見白人的情形，就是我當年的寫照了。我心裏細細想著，西洋人真有本事，他的東西件件比中國人的強，難怪我們中國打他不過。又看見他替人治病，真正是『著手成春』。那種『剖腹瀉腸』的手段，就連書上說的扁鵲、倉公都趕他不上。他又教我用顯微鏡看微生物，看白血輪，用極單簡的器具試驗化學給我，看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受近世科學的恩惠，就是我現在對於生物學的興味，也還是在那個時候引起來的。我這時候雖然是大海裏嘗了一滴水，但是總算識得了鹹味了。若是從那個時候起，就專去學這一派的科學，以我那樣輕的年紀，那

樣濃的興味，到今天在生物，生理，醫學上未必不能有所建樹，於人羣或者也有點裨益，何致於弄成今日這種樣子呢？那知到我肚子裏既胡亂讀了些『聖經賢傳』，覺得他十分的古雅，十分可貴，真如我家子玄說的『句皆韻夏，言盡琳瑯，秩秩德音，洋洋盈耳，譬夫游滄海者徒驚其浩曠，登泰山者但嗟其峻極』。而那位教士給我讀的書，英文的祇是些羊和狼說話，鸚哥和小孩子問答，漢文的祇是些創世紀，大衛詩篇之類，拿他和我們中國的書一比，覺得相差太遠了。我那時候就製了一種感想，以為西洋的學問，祇有偏於形質一方面的；至於文章德行這方面的，他都一無所有的。回家來看見先生棹子上放的那些洋務彙編，時務叢編，皇朝經世文新編，上也是這般說，所以竟死抱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和現在這班『總』字號的官僚竟是一鼻孔出氣，就連現在學校裏的學生，怕還有抱這種思想的哩！我就是這種思想的犧牲，那班大官貴人且由他去；學生諸君！要有抱這種思想的，總要快快把他打破纔好！

我那時候新的固然是淺嘗，舊的毒也還受得不深，不料我的第二步厄運不久也就降臨了。我離了鄉里到上海去讀書，上海是當時新文化的中心。我到了那裏，自然是耳目一新了。我進的某校，就是愛國學社的後身，進校不多久，就抱了極端的民族主義，以爲中國貧弱到這樣——其實那時候的國勢比現在強得多了！——全怪那些滿洲人作祟；若是把滿洲人殺盡了，國家自然而然的就好起來了，政治自然也清楚了，生計自然也充裕了，內憂外患自然都沒有了；全不曉得國家社會形成的原理，改造社會的方法。所以後來袁世凱作耗的時候，也以爲一旦袁世凱倒了，中國也就好了，到那天就真是共和了，現在南方還有許多人在那裏做夢，以爲中國祇要把北洋派打破了，安福部解散了，就立刻可以好了，北方的軍閥頭目也以爲祇要想法子把南方軍閥的幾個頭子除了，「南人就不敢復反」了；這都是一樣的迷夢呵。我那時候那裏懂得這個道理，把我們自身的罪過，全推在五百萬可憐的滿人身上，天天說排滿。後來這個學校散了，我又回到本省，進了一個中

學校。這個中學校就其實際說來，竟是一個排滿主義的傳習所。請了一位排滿排得最利害的經學大師來當教員，這位先生是現代數一數二的鴻儒，經學，小學，文學都到了登峯造極的地位，就連比起餘杭章先生來，也祇能說是各有所長，難以分他們的伯仲。我那時候正是抱著『飢餐胡虜肉，……『渴飲匈奴血』的思想，在學校裏談排滿談得最起勁，做國文那就不用說了，地理，歷史，倫理的課卷上總硬要扯上幾句排滿革命的話，所以這位先生也就最得意我，叫我到他家裏去讀書。他教人的方針祇有八個大字，就是『寢饋許書』，『鑽研蕭選』。我初見他的時候，他就問我『對於這兩部書用過功沒有？』我說『我全然不曾看過』。他就先拿這個教我。這時候學校裏的功課不完備極了：教英文的是個洋行小鬼；教數學的也不大高明；至於物理，化學，生理，博物，音樂等類的功課，竟是時有時無；歷史地理也是這位國文先生代授，他講起歷史來，祇顧搜羅許多的異說，並沒有甚麼統系，編上古史竟用起羅泌的路史，馬驢的繹史的辦法，講到畢業，中國史纔講到秦，講地理

也是「……」考「……」說「居多，要不是歷史地理的專家，難以得著益處；所以可學的唯有國文，其餘的功課，要學也無從學起。我於是拿立主意，委務積神的專學國文了。從此就和近世科學完全脫離關係，硬著心腸去『抗志慕古』。這位先生也就越發賞識我。

這位先生對我說，西洋的各種科學，都是中國『古已有之』的。我說到輪船：他說這是中國古時就有的，宋史岳飛傳上有：我翻開宋史一看，果然說楊么的船『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我說到幾何學：他說墨子的幾何學最好；我翻開墨子的經一看，果然圓的定義，四邊的定義，都有在上面。我說 *Malthus* 的人口論不錯，他說這句話韓非子早已說過的。在五蠹篇上；我一看果然有『今人有五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營而供養薄』的話。諸如此類的話很多。可憐我那時候的新知識，都是些一鱗半爪不成片段的。關於近世科學方法，系統，價值，都一無所知。偶然翻翻那些所謂『新學』的書，得著零零

碎碎的知識，問起他來，他總能在中國的那些「故書雅記」上尋出一兩條彷彿相似的話頭來，我就十分的相信，以為西洋的科學哲學真都是中國書上所曾經講過的了。我當時如果能學完了中學程度的平面幾何，略懂機械學，經濟學大意，自然就會曉得楊么的輪船，墨子的幾何，韓非子的人口論，到底有多大的價值了。現在還有一班老先生——也有許多先生——還死抱著這樣的思想，其病源就在關於近世的科學哲學沒有系統的知識，和我當年是吃的一樣的虧呵。

我這時候既是「抗志慕古」，「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讀」，不但做起文章（？）來是要「追效昔人」，「示其稽古」，就是尋常寫起字來，也故意寫得古怪的，表示我懂得「古」。譬如我的姓名劉文典三個字，劉字不見說文，是不寫的，定要寫作繒字，典字的古文从竹，便硬要加上個竹字頭，試問說文上有劉字，有繒字，爾雅上「劉殺也」，尚書上「重我民無盡劉」，左傳「上虔劉我邊垂」，這明明是「相承脫誤」，非著書之時本無，「方東樹說得不錯」，「叔重漢人，豈得蔑國姓而不箴」。

哉？硬要寫『鑄』字，有甚麼道理呢？經典上有而說文上沒有的字也很多的，便是眼前的字，像『笑』字，『由』字，『兔』字，說文上都沒有的，硬要別尋一個字去『當』之，這又何苦呢？『典』字的古文从竹，是我曉得的，還有成千整萬的字，古文都是甚麼呢？可能個個字都寫古文呢？像那『選體』的文章（？），比了唐宋的文章，固然古些；比起周秦的文章來，又嘗何古呢？古就是好呢？越古就是越好，那書契以前，繩子打的結子，好不好呢？我現在想起從前的那些行徑來，自己也要失笑，但是當日竟不知其非，直到後來讀過一兩本文學書，聽過幾位真正文學家的議論，稍稍的曉得了文學是件甚麼東西，文學的價值究竟在那裏，明白了文章的好不好和古不古全然是兩件事，這纔把這些無聊的『把戲』收了起來。現在還有一班青年，放著平平坦坦的大路不走，硬要往那荆棘裏跑，充其量也不過做到個民國銅匠，打造的周鼎商彝，究竟有甚麼益處呢？我是吃過虧的了，總盼望現在的青年不要再弄這些頑意兒纔好！

我那時候除了做這些工夫以外，還有一種極瑣碎麻煩的生活。甚麼生活呢？我看見李善的文選注引得有八百四十種古書，七百八十九篇詩文，那些古書有許多是『今佚』了的，又有許多注子上引的字句和『今本』不同的，我都把他一類一類的抄了下來。先生看見就大加獎飾，教我去做校對（本該叫做『校勘』，其實也無異印刷局裏的『校對』）的工夫。我從此又天天和御覽，治要，白帖，初學記，意林等類書做伴了。校書這種工夫本是很難的，要深懂聲類通轉，博覽羣書，都能記得，又要多見舊槧精本，纔能有點成就，教『書得我的益』。可憐我對於這幾層都是外行，專去從類書上尋那一字一句的差異，尋著了一條就像拾著了一件寶貝，恭恭敬敬的記了下來，也做成幾本札記。其實莫說是『是正文字的譌舛』罷，照那樣的摺摭新異，馮胤改易，祇怕書還受我的累哩。唉！顏之推說得不錯，『校定書籍亦何容易，自楊雄劉向方稱此職耳；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近代幹這件事的也不算少了：真能嘉惠後人的，祇有王懷祖，伯申，孫仲容，俞蔭甫，四位，像盧紹

弓，孫淵如，嚴鐵橋，也還算好的；至於顧澗蘋，洪篇軒這一班人，就更次一等了。再去穿鑿附會，以是爲非，那還成個事體嗎？依我看起來，現在的中國人，苟非想成國學的專家，儘可不看古書。即使要想看看消遣，有這許多家補正糾訛，也儘夠的了；再要看不下去，這也是無法可想的了。那班『金根白芨』的先生們，與其教書受我的累，何如教我得書的益呢？卽如我那時候也看了幾部古書，祇因一心去看這句和御覽對不對，那句和治要差不差，沒有精神再去管這書裏面的義理，白費了許多心力，一點不得益處。我奉勸諸位：如果真有讀古書的必要，於此道固然不能不略知一點，拿著坊本去胡猜亂想是不行的；像那荀子的以『案』當『則』，墨子的以『焉』當『乃』，晏子的以『斂』爲『對』，憑你如何猜，也不得懂的，知道他的『例』就容易了。至於校勘，是個專門的業務，你要沒有『日思誤書更是一適』的癖性，千萬不要去嘗試。『得魚忘筌』，誤了你自己，把『己亥』改成『三家』，又害了別人呵。

讀者諸君試想，我那時候盡幹這些營生，那學校裏的正經功課還能學得好嗎？我一心相信梅文鼎的本領比Bolingare高，把學校裏教的數學，不當一回事。物理化學是一位日本人教了一個多月就停了的，其餘的功課，我也都不大熱心，成績自然很壞的。幸虧我這位本師把我的國文、地理、歷史、倫理幾門功課都評定成一百五十六分，（凡講排滿的都另加幾十分，不講的扣幾十分）所以平均起來勉強及格。畢了業，別人都有專門高等學校可進。可憐我幾何代數都不行，物理化學全不懂，東考也不行，西考也不取，無論那種的專門學校都不容我進門。我這時候纔覺得世界雖寬，沒有我容身之地，悔不該看輕了近世科學，但是已經遲了。鬼混了一陣，又跑到上海進了個美國人的教會學堂。在這裏沒有古的可學了，天天除了學英文以外，就是做禮拜。我是不信鬼神，厭惡宗教的，看著英文的面上，勉強到禮拜堂裏隨著大眾喊一聲『亞門』，精神上很感苦痛的。我在這教會學堂裏，除了英文略有長進以外，其他一無所得。那些教士天天說上帝七天創造世界，和耶蘇

的許多靈蹟；我聽了心裏暗笑，絕對不肯相信。但是既脫出了以前那種古色古香的環境，那時候保存國粹的潮流也流不到我們這教會學堂裏來，所以思想到十分的自由時常想著，世界固然不是耶和華七天創造的，但是究竟怎樣來的呢？人固然不是耶和華用土造的，但是究竟怎樣生的呢？人生固然不是爲末日受審判，善的升天堂，惡的入地獄，但是究竟爲甚麼呢？這類問題，古書上雖然也有答案，但是總都含含渾渾的，祇得幾句囫圇話，不能使我滿足。我想這種問題不解決，如何煩悶得過呢？聽說西洋有甚麼 Bacon, Kant, 甚麼 Darwin, Spencer，都是哲學家，他們總該答得上來。於是跑到街上尋這幾位的著作。Bacon 短篇論文集，第一天就買著了，查字書，問先生，費盡氣力讀完了，這幾個問題，却也未得解決。其餘的書，竟一路也尋不見（這幾個人著的書，直到今天，上海也買不著一歎）惟有憑自己的腦子去呆想，越想越支離。偶然生許多的奇想，同人談起來，人人都都稱讚我的思想十分高妙，是個大哲學家。我自己也忘了自己，以爲憑我這副腦筋想去，

總可以想出一個極玄妙極高超的哲學來，覺得 Kant Bacon Descartes Spinoza 這一班所謂哲學家，也都不過是會坐在安樂椅子上發奇想的人罷了。一面又聽見許多人說，——許多書籍雜誌上也說，——西洋人的哲學都是很膚淺的，遠不如中國古代的哲學好，我也半信半疑的。這時候我的那位本師因為被清政府拿急了，逃到日本去了，我又厭惡這教會學堂裏的『教氣』，所以決意到日本去留學。

上文已經表過，我對於各種科學都很不行的，要想考進高等專門學校，去學那最有用的農工醫理是無望的。學法律，政治，經濟到勉強能行，而我又 unwilling 我覺得農工醫理等科都是要規規矩矩循序漸進的，我是幹不來了，惟有哲學文學是個虛無縹緲間的空中樓閣，可以憑我去遐想，並不要用甚麼苦功。算起來還是這條路最不費力，又最容易見長，所以到了日本之後，也並不肯去補習數學理化，考投高等專門，一心祇要去做那不費力就能成功的哲學家文學家。那時節那裏知

道哲學是個極難的科學，那裏知道『哲學是起於科學的終點』(Bacon 話)那裏知道思想是要經訓練的，『胡思亂想』是毫不中用的呢。我在中國讀的英文，不過是些莎士樂府本事，斯文通氏英文學之類，覺得他比文選還不如。又聽見說 Bacon 著書用臘丁文而不用英文，說這種文字不久終歸滅絕，我遂以為西洋文字學不足學。我學中國文學也較比的要容易些，況且中國的文學祇要摹仿得像就行了，外國文學是要創造的，天下事是摹仿容易創造難，我更樂得揀容易的做了。就是這幾個想頭，生生地把我陷害到深坑裏來了。我想抱這種念頭的總萬不止我一個人。我眼看見許多的青年——前途很有望的青年——都似乎有點犯這種毛病，在學校對於要耗心血的數學理化不注意，却歡喜高談哲理，賣弄文學，把哲學誤認為一種浮天無岸的空想，把文學祇當做一種五花八門的遊戲。這種思想，要說深刻些，竟是懶惰苟且的心理。我奉勸諸君：人生在世上無論賢愚窮達，都有創造文化的一部份責任，以農工醫等事立身的，不論你大成小就，多少總於

人羣有點利益，你要不是真有哲學的天才，千萬不要迷在這上頭；因爲哲學是各種科學的總和，要講這門學問，先要懂心理學，論理學，生物學，這幾種『預備學科』的基礎，就是數學物理化學。那『空想哲學』的時代早已過去了。莫說自己建立系統的，在哲學史上佔一把交椅是千難萬難，就連略懂古今思想的變遷，現代哲學的趨勢，免得做新思潮的落伍者，也都要有幾年的苦讀，費一番的深思。中國現在的思想界雖然幼稚，『哲學家』總不會容你白做的。至於文學，是人生之無形的圖畫。你對於人生，要沒有極明銳的觀察，你的心裏要沒有極高超極豐富的理想力，你不要養成極靈妙的手腕，徒恃你那華辭麗藻，眩你的富贍，示你的稽古，那是萬點不住腳的。我自量不行，所以縮起頭來藏拙了。問話休提，言歸正傳，我到日本之後，見了我的本師，誰知他那時候已經宗旨大變，提倡極端的 Anarchism 學習 Esp. oranto 不大熱心講中國的舊學，我十分的掃興，也不常去請教。不久他又回上海去了。我就在日本沿門持鉢，療我頭腦子的飢餓，今天從人學這樣，明天從人學那

樣。日本買書極其方便，我就把聽見過名字的人的著作，買了許多，查着字典讀着，讀來讀去，總是個『不懂，不懂』。我這時候却不敢輕視西洋哲學，說他膚淺了。然而『不懂』依舊是『不懂』。便有了人指教我，說『這樣亂看，便看一百年也是枉然』。教我先看一兩部哲學概論，再看一兩部哲學史。我遵他的吩咐，讀了一部 Jerusalem 的哲學概論，Windelband 和 Wobe 的哲學史。這纔算模模糊糊的曉得了哲學是件甚麼東西，裏面有多少問題，古來哲學家解決這些問題是個甚麼態度。看見書上常說到生物進化的話，不懂得進化論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拿起 Darwin 的種源論，看不出味來；後來讀了日本人丘淺次郎和石川千代松的略略曉得一點；後來又尋着了 Haeckel 的宇宙之謎，和生命之不可思議兩部書，讀了真是無異『披雲見日』。把我所懷疑不解的問題，確實解決了幾個。我從此纔真曉得近世科學的可貴，曉得哲學萬離不了生物學，曉得國家社會的一切問題都要依據生物學來解決；纔曉得不但是中國的學，就連學西洋那些『沒有科學

上根據的哲學』都是不中用的。我的世界觀，人生觀，從此就略略定了；枝葉上雖然也學著時髦，時時有些變化，根本上却從來沒有生甚麼動搖。我從此把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思想上的鎖枷，一齊都扭脫了，承傳的謬說和因襲的思想都打破了，祇仗著理性的光明，不怕他四圍的黑暗。我以為道德的觀念，社會的制度，經濟的組織，但有不合生物學原理的，都要把他改造過纔是。但恨我早年自誤，對於生物哲學是竟有志未逮，現在『寒鴉理舊巢』似的來重新講習，已經是很遲了。這就是我的 Confession 了。

杜威論思想

胡適

杜威先生的哲學的基本觀念是：『經驗即是生活，生活即是應付環境。』但是應付環境有高下的程度不同。許多蛆在糞窖裏滾來滾去，滾上滾下；滾到牆壁，也會轉灣子。這也是對付環境。一個蜜蜂飛進屋裏打幾個回旋，嘯的一聲直飛向玻璃窗上，頭碰玻璃，跌倒在地；他掙扎起來，還向玻璃窗上飛；這一回小心了，不致碰

破頭；他飛到玻璃上，爬來爬去，想尋一條出路；他的『指南針』只是光線，他不懂這光明的玻璃何以不同那光明的空氣一樣，何以飛不出去？這也是應付環境。一個人出去探險，走進一個無邊無際的大樹林裏迷了路，走不出來了。他爬上樹頂，用千里鏡四面觀望，也看不出一條出路。他坐下來仔細一想，忽聽得遠遠的有流水的聲音；他忽然想起水流必定出山，人跟著水走，必定可以走出去。主意已定，他先尋到水邊，跟著水走，果然走出了危險。這也是應付環境。以上三種應付環境，所以高下不同，正爲智識的程度不同。蛆的應付環境，完全是無意識的作用；蜜蜂能用光線的指導去尋出路，已有算是有意識的作用了，但他不懂得光線，有時未必就是出路的記號，所以他碰著玻璃就受窘了。人是有智識能思想的動物，所以他迷路時，不慌不忙的爬上樹頂，取去千里鏡，或是尋著溪流，跟著水路出去。人的生活所以尊貴，正爲人有這種高等的應付環境的思想能力。故杜威的哲學基本觀念是：『智識思想是。人。生。應。付。環。境。的。工。具。』智識思想，是一種人生日用必不可少。

的工具，並不是哲學家的玩意兒和奢侈品。

總括一句話，杜威哲學的最大目的，只是怎樣能使人類養成那種『創造的智慧』(Creative Intelligence)使人應付種種環境充分滿意，換句話說，杜威的哲學的最大目的，是怎樣能使人有創造的思想力。

因為思想在杜威的哲學系統裏佔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我現在介紹杜威的思想論。

思想究竟是什麼呢？第一，戲臺上說的『思想起來，好不傷慘人也』那個『思想』是回想，是追想，不是杜威所說的『思想』第二，平常人說的『你不要胡思亂想』那種『思想』是『妄念』，也不是杜威所說的『思想』杜威說的思想是用已知的事物作根據，由此推測出別種事物或真理的作用。這種作用，在論理學書上叫做『推論的作用』(Inference)。推論的作用，只是從已知的事物推到未知的事物，有前者作根據，使人對於後者發生信用。這種作用，是有根據有條理的思

想作用。這纔是杜威所指的『思想』。這種思想有兩大特性：（一）須先有一種疑惑困難的情境做起點；（二）須有尋思搜索的作用，要尋出新事物或新智識來解決。這種疑惑困難，譬如上文所舉那個在樹林中迷了路的人，他在樹林裏東行西走，迷了方向，尋不出路子；這便是一種疑惑困難的情境。這是第一個條件。那迷路的人爬上樹頂遠望，或取出千里鏡四望，或尋到流水，跟水出山；這都是尋思搜索的作用。這是第二個條件。這兩個條件都很重要。人都知『尋思搜索』是很重要的，但是很少人知道疑惑的境地也是一個不可少的條件。因為我們平常的動作，如吃飯呼吸之類，多是不用思想的動作；有時偶有思想，也不過是東鱗西爪的胡思亂想。直到疑難發生時，方才發生思想推考的作用。有了疑難的問題，便定了思想的目的；這個目的便是如何解決這個困難。有了這個目的，此時的尋思搜索，便都向著這個目的上去，便不是無目的的胡思亂想了。所以杜威說：『疑難的問題，定思想的目的，思想的進行。』

杜威論思想，分作五步說：(一)疑難的境地；(二)指定疑難之點究竟在什麼地方；(三)假定種種解決疑難的方法；(四)把每種假定所涵的結果，一一想出來，看那一個假定能夠解決這個困難；(五)證實這種解決使人信用或證明這種解決的謬誤，使人不信用。

(一)思想的起點是一種疑難的境地。上文說過，杜威一派的學者認定思想爲人類應付環境的工具。人類的生活若是處處沒有障礙，時時方便如意，那就不用著思想了。但是人生的環境，常有更換，常有不測的變遷，到了新奇的局面，遇著不曾習慣的事物，從前那種習慣的生活方法都不中用了。譬如看中國白話小說的人，看到正高興的時候，忽然碰著一段極難懂的話，自然發生一種疑難。又譬如上文那個迷路的人，走來走去，走不出去；平時的走路本事，都不中用了。到了這種境地，我們便尋思：『這句書怎麼解呢？』『這個大樹林的出路怎麼尋得出呢？』這件事怎麼辦呢？『這便如何是好呢？』這些疑問，便是思想的起點。一切有用的思

想，都起於一個疑問符號。一切科學的發明，都起於實際上或思想界裏的疑惑困難。宋朝的程頤說：『學原於思。』這話固然不錯，但是懸空講『思』，是沒有用的。他應該說：『學原於思，思起於疑。』疑難是思想的第一步。

(二) 指定疑難之點，究竟在何處。——有些疑難是很容易指定的，例如上文那個迷了路，他的問題是怎麼尋一條出險的路子，這是很容易指定的。但是有許多疑難，我們雖然覺得是疑難，但一時不容易指定究竟那一點是疑難的真問題。我且舉一個例。墨子小取篇有一句話：『辟（譬）也者舉也物而以明之也。』初讀的時候，我們覺得『舉也物』三個字不可解，是一種疑難。畢沅註墨子徑說這個『也』字是衍文，刪了便是了。王念孫讀到這裏，覺得畢沅看錯疑難的所在了。因為這句話裏的真疑難不在一個『也』字的多少，乃在研究這個地方既然跑出一個『也』字來，究竟這個字可以有解說沒有解說。（看下文的解決）如果先斷定這個『也』字是衍文，那就近於武斷，不是科學的思想了。這一步的工夫，平常人往往忽略過去，以

爲可以不必特別的提出。杜威以爲這一步是很重要的。這一步就同醫生的「脈案」西醫的「診斷」一般重要。你請一個醫生來看病，你先告訴他，說你有點頭痛，發熱，肚痛……你昨天吃了兩隻螃蟹，又喝了一杯水忌令，大概是傷了食，這是胡亂思想的話，不大靠得住。那位醫生如果是一位好醫生，他一定不採你說的什麼。他先看你的舌苔，把你的脈，看你的氣色，問你肚子那一塊作痛，大便如何，看你的熱度如何……然後下一個「診斷」，斷定你的病究竟在什麼地方。若不如此，他便犯了武斷不細心的大毛病了。

(三) 提出種種假定的解決方法。——既經認定疑難在什麼地方了，稍有經驗的人，自然會從所有的經驗智識，學問裏面，提出種種的解決方法。例如上文那個迷路的人要有一條出路，他的經驗告訴他爬上樹頂去望望看，這是第一個解決法。這個法子不行，他又取出千里鏡來，四面遠望，這是第二個解決法。這個法子又不行，他的經驗告訴他遠遠花郎花郎的聲音是流水的聲音；他的學問又告訴他說，

水流必有出路，人跟著水行必定可以尋一條出路。這是第三個解決法。這都是假定的解決，又如上文所說墨子「辟也者，舉也物而以明之也」一句，畢沅說「也物」的也字是衍文，這是第一個解決。王念孫說「也」字曾作「他」字解，「舉也物」即是「舉他物」。這是第二個解決。這些假定的解決，是思想的最要緊的一部分，可以算是思想的骨幹。我們說某人能思想，其實只是說某人能隨時提出種種假定的意思來解決所遇著的困難。但是我們不可忘記，這些假定的解決，都是從經驗學問上生出來的。沒有經驗學問，決沒有這些假定的解決。有了學問，若不能隨時發生解決疑難的假設，那便成了吃飯的書櫥，有學問等於無學問。經驗學問所以可貴，正爲他們可以供給這些假定的解決的材料。

(四)決定那一種假設是適用的解決。——有時候，一個疑難的問題能引起好幾個假設的解決法，即如上文迷路的例，有三種假設：一句墨子有兩種解決法，思想的人，遇著幾種解決法發生時，應該把每種種假設所涵的意義，一一的演出來，如果

用這一種假設，應該有什麼結果？這種結果，是否能解決所遇的疑難？如果某種假設，比較起來最能解決困難，我們便可採用這種解決。例如墨子『舉也物』一句，畢沅的假設是刪去『也』字，如果用這個假設，有兩層結果：第一，刪去這個字，成了『舉物而以明之也』，雖可以勉強講得通，但是牽強得狠；第二，校勘學的方法，最忌『無故衍字』，凡衍一字必須問當初寫書的人何以多寫了一個字；我們雖可以說，鈔墨子的人因上下文都有『也』字，所以無心中多寫了一個『也』字，但是這個『也』字是一個煞尾的字，何以在句中多出這個字來？如此看來，畢沅的假設雖可勉強解說，但是總不能充分滿意。再看王念孫的解說，抱『也』字當作『他』字，這也有兩層結果：第一，『舉他物而以明之也』，舉他物來說明此物，正是『譬』字的意思；第二，他字本作它，古寫像也字，故容易互混；既可互混，古書中當不止這一處；再看墨子書中，如備城門篇，如小取篇的『無也故焉』，『也者同也』，都是他字寫作也字，如此看來，這個假定解決的涵義，果然能解決本文的疑難，所以應該採用

這個假設。

(五) 證明——第四步所採用的解決法，還只是假定的，究竟是否真實可靠，還不能十分確定，必須有實地的證明方才可以使人信仰；若不能證實，便不能使人信用，至多不過是一個假定罷了。已證實的假設，能使人信用，便成了『真理』。例如上文所舉墨子書中『舉也物』一句，王念孫能尋出『無也故焉』和許多同類的例，來證明墨子書中『他』字常寫作『也』字，這個假設的解決便成了可信的真理了。又如那個迷路的人，跟著水流，果然出了險，他那個假設，便成了真正適用的解決法了。這種證明比較是很容易的，有時候，一種假設的意思，不容易證明，因為這種假設的證明所需要的情形平常不容易遇著，必須特地造出這種情形，方才可以試驗那種假設的是非。凡科學上的證明，大概都是這一種，我們叫做『實驗』。譬如科學家葛理賴 (Galileo) 觀察抽氣筒能使水升高至三十四尺，但是不能再上去了。他心想這個大概是因為空氣有重量，有壓力，所以水不能上去了。這是一個假

設，不曾證實。他的弟子托里傑利（Torricelli）心想如果水的升至三十四英尺是空氣壓力所致，那麼，水銀比水重十三又十分之六倍，只能升高到三十英寸。他試驗起來，果然不錯。那時葛理賴已死了。後來又有一位哲學家柏斯嘉（Pascal）心想如果托里傑利的氣壓說不錯，那麼，山頂上的空氣比山腳下的空氣稀得多，拿了水銀管子上山，水銀應該下降。所以他叫他的親戚拿了一管水銀走上劈得東山，水銀果然逐漸低下，到山頂時水銀比平地要低三寸。於是從前的假設，真成了科學的真理了。思想的結果，到了這個地步，不但可以解決面前的疑難。檢直是發明真理，供以後的人大家受用，功用更大了。

以上說杜威分析思想之五步，這種說法，有幾點狠可特別注意。（一）思想的起點是實際上的困難，因為解決這種困難，所以要思想；思想的結果，疑難解決了，實際上的活動照常進行，有了這一番思想作用，經驗更豐富一些，以後應付疑難境地的本領就更增長一些。思想起於應用，終於應用；思想是運用從前的經驗來幫

助。現。在。的。生。活。更。預。備。將。來。的。生。活。(二)思想的作用，不單是演繹法，也不單是歸納法；不單是從普通的定理裏面演出個體的斷案，也不單是從個體的事物裏面抽出一個普遍的通則。看這五步，從第一步到第三步，是偏向歸法的，是先考察眼前的特別事實和情形，然後發生一些假定的通則；但是從第三步，到第五步是偏向演繹法的，是先有了通則，再把這些通則所涵的意義一一演出來，有了某種前提，必然要有某種結果；更用直接或間接的方法，證明某種前提是否真能發生某種效果，懂得這個道理，便知道兩千年來西洋的『法式的論理學』(Fornal Logic)單教人牢記 A E I O 等等法式和求同求異等等細則，都不是訓練思想力的正當方法。思想的真正訓練，是要使人有真切的經驗來作假設的來源；使人有批評判斷種種假設的能力；使人能造出方法來證明假設的是非真假。

杜威一系的哲學家論思想的作用，最注意『假設』。試看上文所說的五步之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三步。第一步和第二步的工夫，只是要引起這第三步的種種

假設；以下第四第五兩步只是把第三步的假設演繹出來，加上評判，加上證驗，以定那種假設是否適用的解決法。這第三步的假設是承上起下的關鍵，是歸納法和演繹法的關頭。我們研究這第二步，應該知道這一步在臨時思想的時候是不可強求的，是自然湧上來，如潮水一樣，壓制不住的；他若不來時，隨你怎樣搔頭抓耳，挖盡心血，都不中用。假使你在大樹林裏迷了路，你腦子裏熟讀的一部穆勒名學或陳文名學講義，都無濟於事，都不能供給給你「尋著流水，跟著水走出去」的一個假設的解決。所以思想訓練的著手工夫在於使人有許多活的學問智識。活的學問智識的最大來源在於人生有意識的活動。使活動事業得來的經驗，是真實可靠的學問智識。這種有意識的活動，不但能增加我們假設意思的來源，還可訓練我們時時刻刻拿當前的問題來限制假設的範圍，不至於上天下地的胡思亂想。還有一層，人生實際的事業，處處是實用的，處處用效果來證實理論，可以養成我們用效果來評判假設的能力，可以養成我們的實驗的態度，養成了實際的。

習慣，每起一個假設，自然會推想到他所涵的效果，自然會來用這種推想出來的效果來評判原有假設的價值。這才是思想訓練的效果，這才是思想能力的養成。

德謨克拉西的真義

杜威博士演講

德謨克拉西的定義，無須我加註解。從前美國大總統林肯，有極完全的註解，就是說「德謨克拉西的政府是國民所有的，是爲國民所享受的，是國民所治理的。」政府是國民所有的，就是說一國主權是國民所產生的，國民對於國家，有完全的主權。政府是爲國民享受的，就是說一國的政治，須謀公共的幸福。政府是國民所治理的，就是說國民選舉自己的代表，治理國家，發揮國民的思想同意見。這纔是真正德謨克拉西的國家。所以公共幸福是政治的目的，輿論是政治的基礎，憲法是政治的工具。

國家的建設，不是爲帝王或首領魁傑所建設的；是爲社會全體謀幸福的。不是爲掌權執政的人謀利益，少數貴族謀利益，或是一黨一派謀利益的。這社會全體，就

包括無論男女貧富種種的人，他們都是國民，對於國家，都有主權可以享受的。反對這種主義的人，就不是爲公共謀利益，就是專爲一人圖私利。像武力派，官僚派，這都不合德謨克拉西的精神。

有時國民所享受的政治，雖似爲謀公共的利益，但這種利益，是出於一二人的施爲，例如開明專制，慈善貴族，對於人民，取一種保育政策，像古時所謂『民之父母』的。這種政治雖然周密，但是也不合於德謨克拉西的精神。因爲這種政治，是號令的，不是平民自動的；平民自己不能參與立法的。平常談政治的人，常拿這種政治，比喻牧羊人同羊：政府像牧羊人，人民像羊。但是我們可以問究竟牧羊人爲羊而存呢？還是羊爲牧羊人而存呢？慈善貴族謀羊的幸福，末後終是要墮落的。因爲他雖然曉得爲羊謀幸福，他不去問羊的思想，羊的慾望，祇憑自己的私見。這種的結果，牧羊人反不爲羊而存，反要賴羊圖自己的私利，或是多割羊毛做自己的衣服，多收羊乳充自己的口腹了。從歷史上看起來，慈善貴族謀人民的幸福，起初

雖好，未後終必墮落的。除此以外，還有一種大弊病，就是牧羊人即能謀羊的幸福，也不過是物質上生理上的幸福；對於他們的品性思想，是不能開放的。他們的品性思想既然縛束住了，當然他們不能曉得有自己的人格了。

良好政府的組織，是根據於人民的好惡，同人民的慾望。無論做什麼事，都要徵求人民的同意，與人民商榷。要根據了人民的同意，纔可以去實行，不是一二人可以專斷的。這種根據同意的組織，表面上看來似乎不完備，貴族的政治，反覺得較有規則，有效果；但是這種效果，都不是根本的。德謨克拉西的組織，雖較散漫些，但是他的效果，足以抵償這種損失而有餘。因為既要根據人民的同意，當然要有教育；人民有教育的經驗，就可直接參與公共的事業；那末他們對於公共事業，必應發生興趣，並有密切關係，那就是非常的效果了。貴族的政治那裏比得上呢？

國民全體治理國家，就是法治。法治與人治不同。法治就是用法律裁判國家，不是憑個人私意私見及一時的好惡專制國事。真正德謨克拉西，並不是無政府，無

法律；不過不是一二人或少數人的法律；是普通的法律，人人的法律；無論男子女子，強者弱者，官僚平民，在法律上，一切平等的。人治法治的分別；就是人治是不負責任的政治，祇憑少數人一時的好惡，也不問及將來的效果，所以是不負責任的；法治的政府，是人民的代表所制的法律，是爲人民的，所以對於國民是有責任的。所以人治是專斷的，不負責的；法治是不專斷的，負責的。反對法治的人，浪用政權，就從人治產生出來的。制法律的人，如不能代表全體人民的好惡，祇是代表少數人民的好惡，那末這種代表，就失掉代表人民的資格；就是不忠於國家，就是犯大逆不道的罪了。

我既然把德謨克拉西普通的原理說明了，如今就拿這種原理，在學生團體組織上的應用，詳細解說一番。

學校的組織，同國家的組織，性質上微有不同。國家的法律上，人民應享的權利，雖有年齡的限制，但是等到身體同智識發達健全，就有國民的資格了。學校裏則

不然，因為學生雖然繳學費，但是學校的經費，並不賴於學生，學校如僅有學費，是不能支持的，所以經濟上往往設法籌募；學生方面，因為學費不足以供學校的用途，所以對於學校是不負責任的，因有這個緣故，所以學生不能參與學校的管理權。如果學生能自己籌款，那末就完全有學校的管理權，可以自己聘請自己佩服的教員，訂定自己喜歡學習的課程了。現在學生不負學校經濟的責任，所以干涉校務，是不應該的，但是學校的組織，很可以培養德謨克拉西的精神，發揮他們自治的能力，學校應該培養學生，使他們有共同的精神，服從公共的意見，為公共服務，積極的進行，使學生到成年的時代，成完全的國民。

我們所以應該明白德謨克拉西有兩種精神：一面有自由，一面就有責任。兩種精神是平均的，自由從責任上來的，但是培養人的責任心，須使他有自由，學校的組織，須與學生以自治的機會，自治的範圍，須視學生自己能力程度的高低，漸漸的擴充，還有一緊要處，就是學生自己的組織或團體以及會務的進行，都是使學

生有社會同道德的訓練，預備將來成一良好的國民。我今天要在諸同學前誠懇的申明，就是學生現在所組織的會，所有宗旨方法精神，就可以試驗自己的能力了。現在學生批評政府，自然可以批評的；但是諸君自己應該查考自己的組織，自己的進行，是不是同政府有同樣的弊病呢？因為諸君現在集會的宗旨方法同精神，就是將來對於國家的宗旨方法同精神。諸君現在提倡德謨克拉西，提倡政府是人民所有的；爲人民享受的；人民所治理的；就可以拿這個原理應用到學生團體的組織上，如不能應用，那就不配提倡德謨克拉西了。現在學生總會分會中代表，是不是能代表全體學生的意見呢？是不是爲有假借救國的主張，謀個人的私利的呢？學生現在批評政府賣國，如果學生中也有陰謀派，也有受人賂賄的，那也同賣國的人一樣。如果學生容留這種人在自己團體裏，那就是破壞宣布德謨克拉西的權力，也就是不配提倡德謨克拉西了。又德謨克拉西是重在根據公共的意見，現在學生的組織，是不是徵集公共的意見，根據進行，還是一二人的專斷的

呢？學生進行的會務，如果不徵集同意，憑少數精明強幹的人，強制執行，發表他個人的意見同主張，那就是武力派。須知武力派不僅是軍閥，凡不求公衆同意，用權力強制執行的，都是武力派。德謨克拉西雖要有領袖，但是要指導的領袖，要聰明睿智做一般人的領袖；如果是一種暴徒來做領袖，強制執行，那就要失敗的；學生團體中切不可有暴徒的領袖。法治的根本是法律，我們發生一種組織，代表大多數的意見，對於公衆負責，達到我們的目的。學生的代表機關都能如此，那就是練習成一完全的國民了。

我還要說自制 (Self-control or Self-command) 是最要緊的。我們要做事，必須先要能管理自己，駕御自己。我們有了理想，要達到我們的目的，必定要經過多少歷程。我們不可因小有所得，就生驕矜心；小有所失，就生沮喪心；必定要堅忍不拔，貫徹我們的主張，不可中止。要有這種訓練才好；否則受了一時外面的感觸，稍興奮，過時就懈怠了，這是不足取的。現在學生對於國家有兩種供獻：一種是直

接的。一種是間接的。直接就是提倡出版物；鼓吹輿論；興辦義務教育；增進國家的幸福。間接就是學生本身發生的效果；學生在辦事中發生的種種方法，種種精神，這是操練成一有用的國民。我以為這間接的供獻，比直接的更為重要。

我所希望的，就是現在學生能保存高尚純潔的精神，用正當的方法，發揮德謨。克拉西最高的精神，應用自己的團體，謀公共的幸福，創造一種輿論，又能守法律，守規則；那將來就能代表中國的國民，就能使德謨。克拉西真正實現了。

東西洋人生觀之比較

劉經庶

東洋的人生觀，同西洋的人生觀，講起來是很複雜的。因為東洋的人生觀不止一種，西洋也不止一種，我們要完全講起來，是很難的。但是東西洋人生觀的根本上有大不相同的。西洋的人生觀，可分為二大派：一派從柏拉圖起，如亞歷斯多德，基督耶穌等，是中世紀的人生觀；一派從倍根起，及後來學者，即如現在杜威博士所講的，是近代的人生觀。

西洋中世紀的人生觀，是理想的人生觀。當時的哲學家，因為他們所處的環境，純乎是一種暮氣，社會上種種腐敗黑暗，激起他們對於世界抱一種消極的觀念，覺得這個世界是罪惡的，黑暗的；於是理想中幻出一個精神的世界，如何圓滿，如何快樂；他們說現在的世界，是本體的幻象，是本體的臨本；除了現有的世界外，還有一個精神的世界，是宇宙的本體，是超過現有的世界的；人類必須遺棄現有的世界，到精神的世界中求生活。他們對於理想中的世界，並不求其實現，不過是一種欣賞的態度，研思默察，作壁上觀。這一派的學說，對於世界並不能有創造改造的觀念，他們的影響，致人類不能發展自己的能力去變動自然，所以不能進步。這種完全是倫理道德宗教的人生觀。

西洋近世紀的人生觀，從倍根起，認定知識就是權力，這種權力，是能創造改造自然界的學說，注重實驗，注重科學的方法；就是要發揮人類自己的能力，利用科學，去改造人的環境，滿足人的慾望；所以人還要有一種自信的精神，自信我的能

力能够改造一切環境。杜威博士常常講「解放」講「改造」這都是本於培根的。這一派的人生觀，就要人類有動的精神，即如法國柏格森主張創造進化，就是不任自然的進化，我們時時應該同生命奮鬥，戰勝一切。杜威博士主張創造的智慧，就是我們的意思，預定一個目的，想出種種方法，憑人人的智能，去達到這個目的。什麼生命哩？宇宙哩？都不是一成不變的，是可以改造的。我們必定要改造生命，改造宇宙，合符我們的理想世界，使我們理想的世界實現出來，這就是科學的人生觀。

我們可以回看我們中國的人生觀了：中國的人生觀，祇有墨子的學說，是同西洋現代思想相符合；孔子的學說，就不如墨子了；至於老莊，則完全是一種命運思想，一味因任自然。中國歷代之學說，雖然是孔孟爲主，但是孔孟的學說，並不如老莊學說影響的大。魏晉以來的學說，大半都是出於老莊。佛教到中國以後，這種消極的人生觀念，更加濃些，譬如圖畫的設色，不過是濃淡之分罷了。

東西洋人生觀念根本的不同，就是在科學上，西洋大部分的學說，都是用科學的方法；科學的思想；科學的精神；去改造一切；創造一切。

(一)科學上的根本，就是駕御 Control 有了科學，我們對於自然界就能駕御了。世界上祇是無覺性的東西，像一塊石子，我們如果擲在水中，石子不能利用水的衝動，來達到他的目的。有覺性的東西就不然。卽如下等動物，一逢陰雨的時候，他能躲入穴裏，他又預先儲蓄糧食過冬；這都是他的科學知識，不過低些淺些罷了。野蠻人的構巢營穴，取鳥獸的皮做衣；這也是科學的知識。他們有這些知識，纔能抵抗環境，處於安全的地位。不過這種改造，還是枝末，不是根本的。譬如上海地方，從前是一片荒場，西洋人到中國來，利用天然的材料，天然的動力，把上海造成華美燦爛的地方。這就是用科學的方法，達到我們創造的目的了。中國的思想，向來是處於不動的地位。譬如房屋要坍，不想改造一回，不過略略用木椿支住罷了。這種就是不懂科學的方法；沒有科學的精神；不曉得去改造環境。所以幾千年專

制的政體，以及社會上種種不良的風俗，不良的習慣，都不能澈底的摧陷廓清，以致成一麻木不仁萎靡不振的中國。從前中國的學者，也有人說要『格物』『致知』『窮理』，但是沒有儀器，格物是不能空言空想的，必須要實驗；無如中國的格物，一味空想；王陽明格庭前方竹，七日而病，就是一個證據。無怪他們不能駕御一切，有改造的思想了。

(二)科學上最要緊的，就是怎樣 *How* 兩個字。我們對於自然界，必定要問怎樣能有這件東西？我們必定要推求明白，這就是科學的必要。科學不承認有神祕的作用，對於無論什麼東西，必須分析剖解明白他的歷程。譬如吃飯何以能飽？從前的人，總以為含有一種神祕的作用，科學家把食物的歷程剖析開來，自然認為毫不足異了。從前的科學，還承認有原因兩個字，最新的科學，連原因都不承認了。這種精神，最有關於進步。從前的人認有神祕，所以不能抵抗，所以無進步；科學能打破一切神祕的能力。譬如從前人民的視帝王如神道一樣；帝王又專用什麼『

受命於天『符瑞』種種說話，來增加人民神祕的觀念，所以專制的制度不能打破。有了科學的發明，我們對於一切，必定要問『怎樣』兩個字，那末所有的假面具，都能剝下來了。從前的神祕觀念，都是對於一切沒有看破的原故。

(三)科學不承認有威權，一切都平等的。科學的思想，最能促進平民的思想，揮德謨克拉西的精神。西洋德謨克拉西主義的膨脹，都是科學的精神所養成的。中國人不是沒有這種平等的思想，例如禮運篇孔子所講的大同，以及張戡的西銘，都很有德謨克拉西的精神。但是理想雖好，終不能實現，即如西銘所說的仁，不過是感情，不是計劃，這就是因為沒有科學的方法。譬如我們路上遇一乞丐，見他可憐，施與幾錢，這是感情的慈愛；如用科學的方法，必定要調查他的身世，家庭，不應該救他如何的方法去救他？這完全不是感情的慈愛了。用科學的方法去推行我們的慈愛，那結果一定是很大很有成績的。

中國沒有科學，所以人民的態度，無論善不善，總只是苟且，遷延，隨便，委頓，所以

中國要有精神的改變，非用科學不可。現在且將中國人兩個最大的弊病，詳細說來：

(一)『命運的觀念』中國人因為歷代治亂興亡的陳跡，就認做是天道循環，不是人的能力所能操縱驅使的，所以像『守分』『知命』『安貧』『樂道』種種說話，都是天經地義，不能駁倒的。最妙的一句話是『聽其自然』，無論是水災旱荒一切的事體，統同沒有預先防備的能力，大家相信總可以自然過去；一經事體發生，大家又說這也是命運這樣，天意這樣；到底不肯自己怪着自己的，就像生育子女一件事，大家都以為是天生天化；等到子女不幸夭亡，又說是命宮注定，人是沒法想的。尤妙的是近年聽得一位人說：他以為中國的南方與北方，分裂戰爭以後，有許多忙着議和，又不得成功，這都是這班議和的人不識自然的道理，因為南北兩方，譬如一個鐘擺在那裏兩頭動搖，須知搖來搖去，自然有個搖到不動，垂在一條直線上的時候。呵呵！他的話真正可以代表我們中國人『聽其自然』的習性了。

我常常細想中國人何以有這樣的習性？須知這樣命運的觀念，已經從幾千年來的聖賢經傳上牢牢注出，就像『君子素其位而行，『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等種種，都是深深印在中國人的腦筋裏，歷代的遺傳下來，所謂『習慣成自然』，恐怕一般的人自己也莫名其妙，只曉得『聽其自然』，對於環境，方且一律不加計較，還能談到『解放』與『改造』嗎？中國人既然有了這樣特別的習性，自然的觀念太深，明明有好頭腦，却完全吝嗇不肯運用，所以只能因任，不能操縱一切，各種事業也就真正自然沒有起色了。

(二)『缺乏自信力』這種自信力，就是知識上的自信力，我們相信自己有一種創造的能力，就是自信力的表現，中國人總以為各樣事體，都是偶然發生的，消滅也是偶然的，這種見解，也是從數千年前莊子等學說所支蔓流衍下來的，且中國人還常常覺得人生如做戲劇一樣，所以做起事來，都彷彿抱一個『逢場作戲』的意思，又自己妄自菲薄，謙退太過，『自尊』二字，實在缺乏，即如西洋人稱自己，

不但逕書爲我（一），並且還要特別用大楷，實在是爲自尊的表示；再像我們中國人，就自稱爲「愚」鄙人」等類，真正是太客氣了。中國人又常常覺得人生在世，苦惱萬分，莫妙於晉朝竹林七賢阮籍的一句話：他說「人生的苦况，就同褲子裏的蝨子一樣。」呵呵！這話真算得形容盡致了，也真算得不自尊到極點了。須知大家皆缺乏自己相信自己的能力，不能自尊，各事怕苦，那末自己的智慧與一切能力，也就真正自然絲毫不能利用發展，還能創造改良社會一切嗎？

以上兩種弊病，已經說過，現在要結束了。解釋人生觀的學說，雖有動靜兩派，那種與我今天所談不同的人，講起來也是有詳細婉委很多理由的，但是我今日何以這樣說法？因爲就中國現在情形，非把科學的人生觀發皇普遍起來不可。故希望我們大家提起全副精神來，用自己的智慧能力，用科學的方法，把我們中國所有環境，澈底改造一番。一切數千年來相傳的因循，委頓，苟且，畏難，卑退種種惡習，統同掃除淨盡，使從前我國所有少數『大同』『民胞物與』等高美理想，能夠實現。

大家同具這種精神，向前做去，試看二十年後的中國，將要變成什麼樣的一個中國呀？

按這篇演講詞，是民國九年六月二日劉伯明博士在上海江蘇教育總會所演講的。篇中處處引證杜威博士的學說。因為杜威博士先一日曾在江蘇省教育會演講『新人生觀』，其大旨謂新人生觀分析之有三種要素：（一）有自動的精神；（二）有進化的精神；（三）有互助的精神。纔合近世西洋的新人生觀。本篇所講的，即根據乎此。欲觀杜威博士的演講詞，可參觀參考書。

社會主義史序

蔡元培

我們中國本有一種社會主義的學說；如論語記：『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就是對內主均貧富，對外不取躡武主義，與殖民政策禮運記孔子說：『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

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就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意義，且含有男女平等主義。孟子記許行說：『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雍飧而治。』就是『汎勞勸』主義。

中國本又有一種社會政策，周禮『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孟子說：『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漢書食貨志：『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彊也。』女修蠶織。』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旣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雖是偏着農業一方面，但不能不認爲社會政策之一種。後來宋儒常常想恢復井田，但總沒有什麼機會。

西洋的社會主義，二十年前，纔輸入中國。一方面是留日學生從日本間接輸入。

的，譯有近世社會主義等書。一方面是留法學生從法國直接輸入的載，在新世紀週刊上。後來有民聲週刊簡單的介紹一點。俄國廣義派政府成立以後，介紹馬克思學說的人多起來了，在日刊月刊中常常看見這一類題的目。但是切切實實，把歐洲社會主義發起以來一切經過的情形，敘述出來的，還沒有。

我友李君懋猷取英國關司所增訂的克卡樸社會主義史用白話譯出，可以算是最適用的書了。

克氏此書成於一八九二年，於社會主義的學說，敘述得頗詳。但是社會主義派最近的運動，自然有遺漏的。經關司於一九一三年增訂一回，加入的不少。雖然大戰以後，俄國新政府的設施，國際聯盟條約中勞工規約的討論，各國同盟罷工的勃起，礦山鐵道國有問題的要求，這些重大事變還沒有包在裏面。但是一九一三年以前的事實，很可以資考證了。

克氏關氏都是英國人，自然是穩健派。所以對於以前的社會主義，很有消極的

批評。又如辯護家庭；辯護宗教；辯護中央與地方政府；甚且辯護英國的殖民政策；讀的人一定有嫌他們不徹底的。但是他們所述敘的給我們的教訓，已經很多。

在這部書裏面說：「現在一般有名的研究家，都承認歷史——經濟的歷史在內——是許多有次序的現象之連續體，凡在連續線內的各種情形，都有種種特別的事實和傾向標明出來。」一個時代的失敗，常指出以後一個時代中成功的路道。『我們討論社會主義運動的問題，不獨當以歷史和人類爲標準，還須特別參考現在行的各種勢力——工業的，政治的，社會的，和道德的勢力。』很可以令我們猛省，知要實行這種主義，必要有各種的研究，不是隨便拈出幾句話，頭鼓吹，就有希望的。

他說：『差不多沒有一國的工界像比國工界一樣，受那種難以名狀的苦痛。從前比國工人毫無知識，作工的時間極長，工價極廉；他們既沒有政治上的權利，又沒有一點組織，所以常被壓制。』這不是我們工界的縮影麼？但是『最近幾十年

來比國社會主義運動，以組織堅固和包羅宏富兩點著名。『從英國採入他的協作和自助；從德國採入他的政治上的策略和根本上的原則；從法國採入種種理想的傾向。』他的特點『是他的協作的大組織。』比國的協作社會，已經使比國的工黨根深蒂固，在世界各國中，除德意志外，沒有能和他比較的。『這不是我們應該注意的方法麼？』

他叙工團主義的起源說：『法國人發生三種觀念：一，工人階級在政治上得不到救助；二，國會是一羣自謀私利的空談家，他們只要有官做，或有賄得，他們就會犧牲他們向來的主義；三，中央政府是一個仇敵。』因而工團主義的觀念：『一，工界的救援不在乎政治方面，而在乎自助和自己組織團體；二，要制勝資本家不在乎公衆所組織之政治性質的團體，而在乎工界所組織之工業性質的團體；三，工人第一是一個作工的人，如做礦工，工程師，或製棉工人；第二才做一個國民。』工團主義是純粹工界的產物，不是一個人的力量造成的；他是由許多不著名的人

之種種意見相合而成的，他的發生是出乎自然的。我們中國無論什麼組織，總是有政客想利用他；那法國的工團主義不是我們很該注意的麼？

他說：『人類發展之中，有兩種要素：是腦力的發達，和合羣原則的發達。』又說，『從現時過渡到社會主義時代……一定是漸進的，必先做一番預備工夫，使大多數人民的知識，道德，習慣和組織，都合於一種更高的社會經濟生活。』這就是工人教育問題。第一是學者的加入，如『美國各大學校學生中有許多是社會主義者，這些人中間有許多是在德國各大學得過學位的，當一九一〇年，各校社會主義社有十支社，到一九一二年，增至五十二支社。』又如英國『費邊會在各地方組織支部……在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和別的大學裏面，都有支部……近來聯成一個大學社會主義同盟會。』第二是特別的教育：如德國社會民主黨有教育委員會，『當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的時候，對於經濟學，歷史，文學，美術，社會主義，哲學，協作運動，工聯主義，政治學，和各種專門學科，共講演三千五百次。此

外還公開無數的音樂會，歡迎會和演劇等。又有一種活動影片也是用作傳播社會主義之用的。柏林有一種社會主義學校，在這個學校裏面，每年有三十一個當選的年齡不同之男子和婦女，教授普通史；社會史；憲法史；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的歷史和學說；社會和工業的法律；演說術和作文法；新聞事業；和別的學科。設一個婦女部……預備各種小冊子和別種印刷品，在婦女中分發。設法使青年和社會主義相接觸，組織六百五十個地方委員會，專辦這一類事。還辦一種特別的新聞紙，名為勞動少年。在二百七十四處地方，設有少年圖書館。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舉行演講會四千五百次；開音樂會和歡迎會二千四百零五次；舉行旅行會博物院參觀會等共一萬四千三百次。他又刊布小冊子八十二萬五千份，分發國內各青年。這不是我們應該效法的麼？

我讀了這部譯稿，發生許多感想，特將重要一點的寫出來，表示我介紹此書的誠意。

中華民國九年七月二十三日蔡元培。

談風 節錄上古今談

王小姐正將空氣講得津津有味，忽聽得船頭上一片聲響，老郭回過頭去一看，馬上立起身來，對着黃興發同曾兆榮道：「我們才要講風，却真正引出風來，趕緊去收拾蓬桅繩索。」黃曾二人聽了，也立刻站將出來；三人飛奔的跑了過去。頃刻，他們三人又同着許多水手跑過來，將這邊客人搭篷露宿的地方，加起帆布的橫篷，四面將繩索扣緊。

黃興發道：「東北角上掛起龍來，看來這場風雨定然不小。」全船的客人，彼時一齊三三兩兩，聚在船邊，向東北角上望去，果見一片黑雲，下面雲腳筆齊，一縷灰白色的龍尾，直望海面裏下。說時遲，來時快，還不會看見那龍尾裏近水面，風腳早已掃到，船身直顛的顛將起來，衆人站立不定，發一聲喊，大家四散奔逃；有向艙中房間裏躲去；有向人堆裏坐定。須臾太陽光影迹全無，滿天昏黑，電光不住的亂抽，

雷聲接連的響着，太太小姐們都駭得面面相覷，不敢出聲……

接着大雷大風，下了一場大雨，把那隻海晏輪船，顛了三點多鐘，弄得個個睡倒。却可喜風雨剛剛過去，船就平了下來。一邊篷上的雨水，還滴個不住；一邊太陽又掛在山東海上，耀出晚晴天氣的光彩。船上的水手，又各處揩抹，忙一個不歇。

這一天的上午，本來微微有些悶熱，經過了這場大雨，天氣涼爽了許多。等到吃過晚飯，范翰林又去尋朋友閒講，大家也因風大浪大的時節，睡倒了半天。此時雖月黑無光，然而雨過天青，滿天的星斗，却光彩異常，個個人不覺得有甚困倦。賈老、二同春桃走到船邊，尋着了北斗星，正在那裏指手劃腳的談論。潮州老郭却跟着中艙的僕人，來把油燈掛起，特地指引他掛在王小姐一班人坐地的去處。隨即黃興發同曾兆榮，也各自拈了一個煙斗，且吸且走的跑了過來。

黃興發直向羅英道：『王小姐，你見多識廣，剛才的掛龍，又是爲什麼緣故？爲什麼天上要下雨？又必定要龍到海裏去取水呢？』此時大家除了看星，却對着一盞

半明半暗的玻璃油燈，睡思又一點沒有，正無聊得利害，聽見這幾個水手又來開着話箱，料定這一回，必然把風雲雷雨，講個明白，所以大家興致百倍，又團團的聚將下來。

錢小姐是本來攜了路菜，在這一邊同繼英同吃晚飯，吃完了晚飯，早已談講了半天的文墨，現在黃興發出了這個掛龍的題目，他也正願考究，先是張少雲插口道：『掛龍的事情，我們生長在北方，少少遇見，今天居然親眼看到，真是三生有幸。但是書上常說神龍見首不見尾，又俗傳龍頭上有兩道長鬚，名叫無礙，遇土開土，遇石開石，是一件善於取水的好東西，爲什麼今天掛龍，偏又單單拖着長尾，不見他的龍頭呢？』黃興發道：『掛龍是一年裏頭終得遇見幾回；向來是拖着龍尾，從不會看見龍頭。』

繼英笑道：『龍是一條巨大的壁虎，在古時候是極平常的一件東西，不過現在很少就是了。至於我們畫在龍旗上，做在龍袍上的形狀，這是畫畫罷了，你們但看

什麼衙門裏照壁上的獅子，什麼繡花上的麒麟，都同現在的活獅子活麒麟，似是非，就可見得龍是格外隨意亂畫，影響也畫得很少的。龍不龍，橫豎不關我們現在要講的說話，我們可以再講——若說剛才看見的一股雲氣，拖到水面，俗語叫做『掛龍』，又叫做『龍取水』，簡直一龍也不龍，這不過是一陣旋風。黃興發道：『原來如此，那糟極了，我什麼也不相信，惟有這件事情，却受愚了半輩子。』

繼英道：『你道什麼叫做風呢？風是不是什麼另有一種質料，不過是空氣動着罷了。空氣如何會動呢？因為空氣遇着了熱，他就發脹起來，向上面散去。這邊脹散了許多熱空氣，那邊的冷空氣，却補了進來；正像村莊上看戲，一班人剛剛擠了出，去，又一班人却跟手擠了進來，擠出擠進，不是滿戲場動個不歇麼？這正同空氣裏颳風，是一個意思。還有戲場裏擠滿了，不過幾個人出去，幾個人進來，自然不過覺着小小動搖，這就是小風的道理。若許多人擠出擠進，並且有幾個不規矩的人，夾在裏面，故意推來推去，推過來，推過去，推得腳頭都站不住，飛奔似的，那就全戲場

混亂得一個不可開交，這就是大風的道理。所以風的大小，全看着空氣變換的快慢。空氣變換的快慢，可以把一種驗風的器具驗着，從最慢到最快，分開無風、小風、大風、風暴，分成一二三等。我們現在也不必細講，且把十二等裏面，提出幾等，據我們眼睛看了，差不多估量得出的，拿來講一個大段。譬如你看見那邊六七丈地方，有棵楊柳，看見他微微一動，你把自己手上的脈息按着，跳了八九跳，方才看見近身的楊柳，也微微一動。那就見得空氣在一秒鐘裏頭，止走七八尺，一點鐘止走了十五六里，這就叫做無風。那邊六七丈外頭的楊柳一動，脈息三跳，這邊的楊柳，也就一動，是空氣一點鐘要走五十里光景，叫做小風。六七丈外頭的樹頭，剛剛動過，脈息一跳，這邊的樹頭，已經跟了動着，這就見得空氣一點鐘要走一百四五十里，便可以叫做大風。然而還有脈息一跳，那邊樹頭動了兩動，這邊跟着了，也動兩動，那彼時的空氣，一點鐘竟走二百四十里，這就叫做風暴。甚至於脈息一跳，各處樹頭，幾幾乎同時動起三四動，空氣在一點鐘裏面，竟走過三百里，這種大風，

暴，必然船也吹翻，屋也吹倒，樹也拔出。這種風暴，止有福建、廣東的海裏，在七八月裏才有，書上叫做颶風，若好像剛才的大風，俗名叫「做龍陣風」，恐怕還走不到二百四十里一點鐘。」

黃興發道：「空氣的變動，還是隨意變動的呢？還是各有緣故的呢？」

繼英道：「不是剛才說過麼？因爲一處的空氣，遇了熱，脹散了，然後別處的冷空氣，過來補數，方才生出變動。這種冷熱變動的事情，共有三個緣故：第一個因爲地球上有一定的地段，常常分着冷熱；好比地球的腰箍圈上，一年四季，太陽常在那裏跑來跑去，所以他的空氣，刻刻脹熱了，向着上面，又向南北散去；於是北極的冷空氣，從北邊補將過來，成了北風；却因地球一點鐘，嚙哩嚙哩，向東邊轉着三千里——風是一點鐘止有走一兩百里的本事，追不上他，被他留了下來，就成了一個東北風的形狀，還有南極的冷空氣，也從南邊補將過來，成了南風，也因爲追不上地球，成了東南風的形狀。這一股東北風，一股東南風，除了另有非常的緣故，却一

年到頭，吹一個不歇。他們在那裏吹著呢？大都東北風是從腰箍圈北面，一千四百里起，直向北邊，又是四千四百里，所有福建廣東的地面，直到印度洋北段，佛羅倫斯生身的地方，都在那裏吹着。東南風是從腰箍圈南面六百里起，一路向南，三千多里，都吹着這一樣的風。這兩股風恰恰都在海上行船的地面，於西洋人賣買有益，所以他們喚他爲貿易風。爲什麼近着腰箍圈，這貿易風不大覺着呢？那就因爲這邊北風吹過去，那邊南風吹過來，兩邊相抵，就見不出了力量。然而因爲兩邊相抵，腰箍圈上的旋風，却多得利害。旋風的道理，關乎今天的龍取水，我們細細再講。現在講那第二個發風的緣故，非但關着地段，並且還關着節氣。冬至太陽跑去了南邊，熱氣南邊散得更多，北邊但有冷氣送出，就成了東北風。一到夏至，太陽跑來了北邊，南邊的冷氣，送過來得利害，於是就改了西南風。這種冬天是東北風，夏天是西南風，書上叫做信風，或者叫做候風。因爲一到時節，劃板的馬上改着，信風候風，都是說依了時候，很有信實的意思。信風吹着的地面，據我們住在腰箍圈北邊

的人講起來，却在貿易風的北面。什麼淮北江南的地方，正二月吹着定期的東北風，六七月吹着定期的西南風，大都是這個信風。到了秋天，信風是西南吹着，貿易風是東北吹着，并且加了各地氣候上變出來的怪風，起了大大的旋風，就成了大大的風暴。福建廣東的海面上，剛才說有一種颶風，差不多就因着這個緣故，生起這兩個緣故，生出了貿易風同信風，這都是有定的常風，還有第三個緣故，就生出了無定的短風，地方種種不同，有近着高山的，有靠着平陽的，有連着大大沙漠的，有接緊大海大湖的，所以雖然離開地球的腰箍圈，同是這個里數，兩處的天氣，可以冷熱大不相同，并且地方的容易受熱，或者容易見冷，也各各不同，因此熱氣在北邊，冷氣在南邊，就成了南風熱氣，在西邊，冷氣在東邊，就成了東風熱氣，忽東忽西，冷氣忽南忽北，風勢就可以變換一個不止，每每三天五天，吹起幾種短風，或者一天之內，也可以換風數次，風的有雨無雨，我們停一回兒再講，現在且總括一句：『大都從乾地吹過來的，就雨少；從溼地吹過來的，就雨多。』

黃興發道：『那麼旋風是怎樣生出來的呢？』

繼英道：『旋風就包括在剛才所講過的三個緣故之內。因為風的來路，方向各不同，偶然關涉了地方的冷熱不勻，四面都起出風來，弄了一個東西南北，你壓過來，我壓過去，就成了旋風。大都書上叫做羊角風的，差不多是這麼一類的怪風。有力量很利害的旋風，大都是驟然之間，幾種大風湊成，這就是腰箍圈上常常發出的大風暴，同了福建廣東的颶風，也有氣勢不大，相持很久的旋風，這種就叫做風勢不定，是天變的預兆。實在空氣是已經旋成功了一個鴨蛋圈兒，占着的地面，有一兩百里的，也有八九百里的。在鴨蛋圈起首邊上的時節，彼時就必定顯出許多天變的怪象，或者太陽同月亮，先帶着暈圈，慢慢的山頭迷糊；慢慢的滿天溼雲；於是到了旋風的中心，漸漸下起小雨，直要風大雨大，很很的下過一陣，鴨蛋圈移過，天氣清涼了許多，天色也高爽起來，再後還了一種常風，就變成乾潔的氣候。兩種旋風之外，還有一種臨時旋風，這種臨時旋風，大都生在風勢平靜之後，中間忽

有一處地面，或水或陸，熱氣偏勝，冷氣四面壓將攏來，就成了。一個急旋的局面，才剛我們遇着的龍取水，就是這種旋風。遇在海上，因此先成了無數溼雲，旋起一個圓蓋；遠看了，好像筆齊的一線兒掛着，圓蓋下旋起一條螺尾，中間含着很多的雨水，慢慢旋將下來。大家就隨意亂說，叫做龍尾。旋到水面，一面水在中心灌下，一面海上溫暖的波濤，隨着風勢，在螺尾的外面，升將上去。此時螺尾，却將中心的雨水放完，挾着海水，掃往上面。他的發洩，已經來不及再旋螺尾，只好將一陣急雨，散發開來。當時空氣非常之亂，故還擦成了大雷大電，這就是剛才的情景。還有內地起出的臨時小旋風，也是一個道理，所以起出旋風的時候，常常在上午。彼時地皮受得太陽光很足，偶有一處，受得更足，彼處一縷空氣，忽然脹起，冷氣却從四面裏來，左牽右扯，一時便扭做一團，就變了一團旋風。

黃河結冰記

節錄老殘遊記

老殘由東昌府動身回省城去，一日走到齊河縣南城，覓店住宿，看那街上客店

都住滿了客，心裏詫異道：「從來此地無此熱鬧，這是什麼緣故呢？」正在躊躇，只見門外進來一人，口中喊道：「好了，好了，快打通了，大約明晨一早可以走了！」老殘也無暇訪問，且找了店家問道：「有屋子沒有？」店家說：「都住滿了，請到別家去罷。」老殘說：「我已走了兩家，都沒有屋子，你可以不管好歹，對付一間罷。」店家道：「此地實在沒法子，東隔壁店東，午後走了一幫客，你老趕快去，或者還可以暫住呢。」

老殘隨即到裏邊店東，問了店家，果然還有兩間屋子空着，當即搬了行李進去。店小二跑來，打了臉水，拿了一枝線香，燃着，插在桌上的爐內，說道：「客人抽煙。」老殘問：「這兒爲什麼鬧熱，各店都滿了客？」店小二道：「刮了幾天大北風，打大前兒，河裏就淪淪塊塊，有間把屋子大，擺渡船不敢走，恐怕碰上就要壞了。到了昨日，上灣子凌插住了，這灣子底下，可以走船呢，却又被河邊上的凌，把幾隻渡船，冰得牢牢的。昨日晚上，東昌府李大人到了，要見撫台回話，走到此地，過不去了。縣衙門

裏派了地保僱了許多民夫打冰。今兒打得一天，看看可以通了；只是一歇手，就凍上了。你老看看客店裏都住滿，俱是走不過去的人；我們店裏，今早還是住滿，因為有一幫客，內中有個年老的，在河沿看了半天，說：「這冰是打不開了，不必在這裏死等。我們趕到雒口，看有法子想沒有，到那邊再打算罷。」午牌時候纔開車去的，你老真好造化，不然真沒有屋子住呢。」

店小二話說完，已將李行鋪好。老殘洗過臉，把房門鎖上，走了出來，先到河隄上看看。見那黃河從西南下來，到此却正是個灣子。過此便向正東去了。河面不甚寬，兩面相距不到二里，若以此刻河水而論，也不過百丈寬的光景。只是面前的冰，插得重重疊疊的，高出水面七八寸厚。老殘再向上流走了一二百步，只見那上流的冰，一塊一塊落下來，到此被前面的冰攔住，走不過，就積住了。後來的冰，趕上前面積住的冰，只擠得嗤嗤價響。後冰又被這溜水逼的緊了，就竄到前冰上頭去。前冰被壓，就漸漸抵下去了。看那河身雖有百十丈寬，當中大溜的，不過二三十丈，兩邊

俱是平水，那平水已結成冰了。冰面被那岸上沙土，吹滿好似沙土一般。中間一道溜河，仍然奔騰澎湃，有聲有勢。那走不過去的冰，擠到兩邊平水上的，被亂水擠破了，往岸竄出有五六尺遠許多。破冰積起來，像個插瓶似的。看了一點多鐘功夫，老殘復往下流走去，過了原來的地方，再往下走，見有兩隻船，船上有十多個人，都擎着木杵打冰，向前打些，又向後打些，對岸有兩隻船，也是這個打法。

老殘看見天色漸漸昏了，打算回店。再看那堤上柳樹影子，都已照在地下，原來月光已經放了。回到店中，開了門，喊店小二點上燈，吃過晚飯，又到堤上閑步。這時北風已息，誰知道冷氣逼人，比那有風的時候，還利害些。幸得老殘已穿上申東造所贈的羊皮袍子，故還當得起冷。只見那打冰的船，還在那裏打。每船上點了一個小燈籠，遠遠望去，彷彿有『正堂』二字，一面有『齊河縣』三字。抬起頭來，看那南面山上一條白光，映着月色，分外好看。一層一層的山嶺，卻分辨不清，又有幾片白雲在裏面，所以分不出是雲是山。及至定睛看去，方纔看出那是雲。那是山來。雖然雲

是。白。的。山。也。是。白。的；雲。有。亮。光。山。也。有。亮。光；只。因。爲。月。在。雲。上，雲。在。月。下，所。以。雲。的。亮。光，從。背。後。透。過。來；那。山。却。不。然。的，山。的。亮。光，由。月。光。照。到。山。上，被。那。山。上。雲。反。射。過。來，所。以。光。是。兩。樣。的。然。只。稍。近。的。地。方。如。此，那。山。望。東。去，越。望。越。遠，天。是。白。的，山。也。是。白。的，雲。也。是。白。的，就。分。辨。不。出。來。老。殘。對。著。雲。月。交。輝。的。景。子，想。起。謝。靈。運。的。詩，『明月照積雪，北風勁且哀』兩句，若非經閱北方寒像，那裏知道『北風勁且哀』的『哀』字呢？

這時月光照滿地，抬起頭來，天上的星，一顆也看不見；只見北方北斗七星，也像淡白點子光了，還算看得清楚呢。那北斗斜倚著紫薇星垣的西邊，上面杓在上，魁在下，老殘心裏想，歲月如流，眼見斗杓又將東指了，人又要添一歲了。一年一年的，如駛的過去，如何結局呢？又想到詩經上說：『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現在國家多事之秋，那些王公大人只怕多耽處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弄得百事俱廢，將來又是怎個了局？國事如此，丈夫何以爲家？想到此地，不覺滴下淚來，也就無心觀玩。

景緻，慢慢的回店去了。一面走着，覺得臉上有樣物件掛着，用手一摸，原來兩邊滑溜溜的兩條冰，起初不懂這物那裏來的，既而想着，自己也笑了。原來方才滴下的淚，天寒，就凍在臉上；他立着的地下，必有許多冰珠子呢？回到店裏，也就睡了。次日早起，再到堤上看看，兩隻打冰船，在河上已凍牢了。問隄間人說：『昨兒打了半夜，往前打去，後面就凍住了；往後打去，前面又凍了；所以今兒歇手不打了。不如等到冰結實了，從冰上去罷。』因此，老殘也就只有這個法子了。

白妞說書記

節錄老殘遊記

老殘從鵲華橋往南，緩緩向小布政司街走去，一抬頭，見那牆上貼了一張黃紙，有一尺長，七八寸寬的光景，居中寫著『說鼓書』三個大字，旁邊一行小字，是『二十四日明湖居』。那紙還未十分乾燥，心知是方纔貼的，不知道這是甚麼事情？別處也沒有見過這樣招子。

一路走著，一路盤算，只聽得耳邊，有兩個挑擔子的說道：『明兒白妞說書，我們

可以不必做生意，來聽書罷。」又走到街上，聽鋪子裏櫃檯上有人說道：「前次白妞說書，是你告假的；明兒的書，應該我告假了。」一路行來，街談巷議，大半都是這話。老殘心裏詫異道：「白妞是何許人？說的是何等樣書？爲甚一紙招貼，便舉國若狂如此？」信步走來，不知不覺，已到高陞店口。

進得店門，茶房便來回道：「客人用甚麼夜膳？」老殘一一說過，就順便問道：「你們此地說鼓書，是個甚麼頑意兒？何以驚動這們許多的人？」茶房說：「客人你不知道，這說鼓書本是山東鄉下的土調，用一面鼓，兩片梨花簡，名叫梨花大鼓，演說些前人故事，本也沒甚稀奇。自從王家出了個白妞，黑妞，姊妹兩個，——這白妞名字叫做王小玉，此人是天生的怪物。他十二三歲時，就學會了這說書的本事，他却嫌鄉下的調兒沒甚出奇，就常到戲園裏看戲，甚麼「西皮」「二簧」「梆子腔」等唱，一聽就會；甚麼于三勝，程長庚，張二奎等人的調子，他一聽也就會了。仗著他的喉嚨，要多高，就多高；他的中氣，要多長，就多長。他又把那南方的崑腔，小曲，種種的

腔調，他都拿來，裝在這大鼓書的裏面。不過二三年工夫，創出這個調兒，竟至無論南北高下的人，聽了他唱書，無不神魂顛倒。現在已有招子，明兒就唱，你不信，去聽一聽，就知道了。只是要聽，還要早去，他雖是一點鐘開唱，若到十點鐘去，便沒有坐位的。」老殘聽了，也不甚相信。

次日早起九點鐘的光景，趕忙吃了飯，走到明湖居，纔不過十點鐘。那明湖居本是個大戲園子，戲台前有一百多張桌子。那知進了園門，園子裏面已經坐滿了；只有中間七八張桌子還無人坐，桌子却都貼著『撫院定』『學院定』等類的紅紙條兒。老殘看了半天，無處落腳，只好袖子裏送了『看坐兒的』二百個錢，纔弄了一張短板檯，在人縫裏坐下。看那戲台上，只擺了一張半桌，桌子上放了一面板鼓，鼓上放了兩個鐵片兒，心裏知道，這就是所謂梨花簡了；旁邊放了一個三弦子，半桌後面放了兩張椅子，並無一個人在台上；偌大的個戲台，空空洞洞，別無他物，看了不覺有些好笑。園子裏面頂著籃子，賣燒餅油條的，有一二十個，都是爲那不吃飯來

的人，買了充飢的。到了十一點鐘，只見門口轎子漸漸擁擠，許多官員，都著了便衣，帶著家人，陸續進來。不到十二點鐘，前面幾張空桌，俱已滿了。不斷還有人來，「看坐兒的」也只是搬短櫬在夾縫中安插。這一羣人來了，彼此招呼，有打千兒的，有作揖的，——大半打千兒的多——高談闊論，說笑自如。其餘桌子看來，都是做生意的人；又有些像是本地讀書人的樣子。大家都噉噉的在那裏說閒話；因爲人太多了，說的話，都聽不清楚，也不去管他。

到了十二點半鐘，看那台上，從後台簾子裏面，走出一個男人，穿了一件藍布長衫，長長的臉兒，一臉肫臄，彷彿風乾福橘皮似的，甚爲醜陋。但覺得那人氣味，到還沈靜，出得台來，並無一語。就往半桌後面，左手一張椅子上坐下，慢慢的將三弦子取來，隨即和了和弦，彈了一兩個小調，人也不甚留神去聽。後來彈了一枝大調，也不知道叫甚麼牌子；只是到後來，全用輪指，那抑揚頓挫，入耳動心，恍若有幾十根弦，幾百個指頭，在那裏彈似的。這時台下，叫好的聲音不絕於耳，却也壓不下那弦。

子去，這曲彈罷，就歇了手，旁邊有人送上茶來。

停了數分鐘時，簾子裏面，出來一個姑娘，約有十六七歲，長長鴨蛋臉兒，梳了一個抓髻，戴了一付銀耳環，穿了一件藍布外褂兒，一條藍布褲子，都是黑布鑲滾的，雖是粗布衣裳，到十分潔淨，來到半桌後面，右手椅子上坐下，那彈弦子的，便取了弦子，錚錚鏗鏘彈起來了。這姑娘便立起身來，左手取了梨花簡，夾在指頭縫中，便丁丁當當的敲，與那弦子的音相應；右手持了鼓捶子，凝神聽那弦子的節奏，忽羯鼓一聲，歌喉遽發，字字清脆，聲聲宛轉，如新鶯出谷，乳燕歸巢，每句七字，每段數十句，或緩或急，或高或低，其中轉腔換調之處，百變不窮，覺一切歌曲腔調，俱出其下，以爲觀止矣。旁坐有兩人，一人低聲問那人道：「此想必是白妞了。」一人曰：「不是，這人叫黑妞，是白妞的妹子。他的調門兒，都是白妞教的，若比白妞，還不曉得差多遠呢！他的好處，人說得出；白妞的好處，人說不出。他的好處，人學得到；白妞的好處，人學不到。你想這幾年來，好頑耍的，誰不學他們的調兒呢！就是窩子裏的姑娘

們也人人都學，只是頂多有一兩句，到黑妞的地步；若白妞的好處，從沒有能及他十分之一呢。」說著的時候，黑妞早唱完，後面去了。

這時滿園子裏的人，談談笑笑，賣瓜子，落花生，山裏紅，核桃仁的，高聲喊叫著賣。滿園子裏聽來，都是人聲，正在熱鬧哄哄的時節，只見那後台裏，又出來了一位姑娘，年紀約十八九歲，裝束與前一個毫無分別；瓜子臉兒，白淨面皮，相貌不過中人以上之姿，只覺得秀而不媚，清而不寒，半低著頭，出來立在半桌後面，把梨花簫丁當了幾聲，煞是奇怪；只是兩片頑鐵，到他手裏，便有了五音十二律！又將鼓捶子輕輕的點了兩下，方抬起頭來，向台下一盼，那雙眼睛，如秋水，如寒星，如寶珠，如水銀，左右顧盼，連那坐在遠遠牆角子的人，都覺得王小玉看見他了；那坐得近的，更不必說，就這一眼，滿園子裏便鴉雀無聲，比皇帝出來，還要靜悄得多呢！連一根針掉在地下，都聽得見響。

王小玉便啓朱唇，發皓齒，唱了幾句書兒，聲音初不甚響，只覺入耳有說不出來

的妙境，五藏六府裏，像熨斗熨過，無一處不伏貼，三萬六千個毛孔，像吃了人參菓，無一個毛孔不暢快。唱了十數句之後，漸漸的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個尖兒，像一線鋼絲，拋入天際，不禁暗暗叫絕。那知他於那極高的地方，尙能迴環轉折，幾轉之後，又高一層，接連有三四疊，節節高起，恍如由傲來峯，西面攀登泰山的景象，初看傲來峯，峭壁千仞，以爲上與天齊，及至翻到傲來峯頂，纔見扇子崖，更在傲來峯上；及至翻到扇子崖，又見南天門，更在扇子崖上，愈翻愈險，愈奇。那王小玉唱到極高的三四疊後，陡然一落，又極力騁其千迴百折的精神，如一條飛蛇，在黃山三十六峯，半中腰裏盤旋穿插，頃刻之間，周匝數遍，從此以後，愈唱愈低，愈低愈細，那聲音漸漸就聽不見了。滿園子的人都屏氣凝神，不敢少動，約有兩三分鐘之久，彷彿有一點聲音，從地底下發出。這一出之後，忽又揚起，像放那東洋煙火，一個彈子上天，隨化作千百道五色火光，縱橫散亂，這一聲飛起，卽有無限聲音，俱來並發，那彈弦子的，亦全用輪指，忽大忽小，同他那聲音相和相合，有如花塢春曉，好鳥亂鳴，

耳朵忙不過來，不曉得聽那一聲的。爲是正在撩亂之際，忽聽霍然一聲，人弦俱寂，這時台下叫好之聲，轟然雷動。

停了一會，鬧聲稍定，只聽那台下正座上，有一個少年人，不到三十歲光景，是湖南口音，說道：「當年讀書，見古人形容歌聲的好處，『有那餘音繞梁，三日不絕』的話，我總不懂，空中設想，餘音怎樣會得繞梁呢？又怎會三日不絕呢？及至聽了小玉先生說書，纔知古人措辭之妙。每次聽他說書之後，纔有好幾天耳朵裏，無非都是他的書音，無論做甚麼事，總不入神，反覺得『三日不絕』的『三日』二字下得太少，還是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三月』二字，形容得透澈。」旁邊人都說道：「夢湘先生論得透關極了，於我心有戚戚焉。」

孟子齊人有一妻一妾章講義

莎彝尊

齊國有個漢子，大小兩個老婆，同在家裏過活。那漢子天天出門去，必在外頭酒醉肉飽纔回來。他老婆問他道：「誰給你的吃喝呀？」他漢子答道：「都是大富大

貴的人門。」他老婆告訴小老婆說道：「我們當家的回回出街去，必定吃飽喝醉了纔回來，問他是誰給的呢？他說是富貴的人門，我想禮尚往來，那富貴的人都是通情的呀，爲甚麼總沒有見個人來回拜他呢？這個很奇怪了。待我瞧著他到底那裏去！」於是他老婆老早起來悄悄的跟隨那漢子所到的地方，滿到處，都沒有個人和他站著講話的，只見他一溜煙跑到東門外，向那上墳的人討點喫剩的東西，這邊討完了還不夠，又望那邊去了；這纔知到他吃飽喝醉，原來是這麼著。他老婆回到家裏告訴小老婆道：「我們嫁個丈夫原望終身倚靠啊！如今這樣，沒廉恥的冤家，還倚靠什麼呢？」二人就臉對臉兒，在屋裏大哭起來了。他漢子還不知道呢，又揚揚得意從外頭回來，向他兩個老婆撒驕道：「拿醒酒湯來！你們做甚麼，都瞧不起我麼？丈夫在外，是有體面的呀，所有富貴的大人門，那個不擡愛我呢？你們還不知道麼？」

詩

爲焦仲卿妻作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裴哀。

『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箏篋，十六誦詩書，十七爲君婦，心中常苦悲，君既爲府吏，守節情不移；賤妾留空房，相見常日稀。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疋，大人故嫌遲，非爲織作遲，君家婦難爲，妾不堪驅使，徒留無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時相遣歸！』

府吏得聞之，堂上啓阿母：『兒已薄祿相，幸復得此婦，結髮同枕席，黃泉共爲友，共事三二年，始爾未爲久，女行無偏斜，何意致不厚。』

阿母謂府吏：『何乃太區區！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可憐體無比，阿母爲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

府吏長跪告，伏惟啓阿母：『今若遣此婦，終老不復取。』

阿母得聞之，槌牀便大怒：『小子無所畏，何敢助婦語，吾已失恩義，會不相從許！』

府吏默無聲，再拜還入戶，舉言謂新婦，哽咽不能語。『我自不驅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暫還家，吾今且報府，不久當歸還，還必相迎取。』

新婦謂府吏：『勿復重紛紜！往昔初陽歲，謝家來貴門，奉事循公姥，進止敢自專。晝夜勤作息，伶俜縈苦辛，謂言無罪過，供養卒大恩，仍更被驅遣，何言復來？還妾有繡腰襦，葳蕤自生光，紅羅複斗帳，四角垂香囊，箱簾六七十，綠碧青絲繩，人賤物亦鄙，不足迎後人，留待作遺施，於今無會因，時時爲安慰，久久莫相忘！』

雞鳴外欲曙，新婦起嚴妝，著我繡袂裙，頭上玳瑁光，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璫，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

上堂拜阿母，阿母怒不止。『昔作女兒時，生小出野里，本自無教訓，兼愧貴家子。受母錢帛多，不堪母驅使，今日還家去，念母勞家裏……』卻與小姑別，淚落蓮珠子。『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牀，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勤心養公姥，好自相扶將，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出門登車去，涕落百餘行。

府吏馬在前，新婦車在後，隱隱何甸甸，俱會大道口。下馬入車中，低頭共耳語：「誓不相隔，且暫還家去，不久當還歸，誓天不相負。」

新婦謂府吏：「感君區區懷！君既若見錄，不久望君來。君當作磐石，妾當作蒲葦，韌如絲，磐石無轉移。我有親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懷。」舉手長勞勞，二情同依依。

入門上家堂，進退無顏儀。阿母大拊掌：「不圖子自歸！十三教汝織，十四能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知禮儀，十七遣汝嫁，謂言無誓違。汝今何罪過？不迎而自歸。」蘭芝慚阿母，阿母大悲摧。

還家十餘日，縣令遣媒來，云有第三郎，窈窕世無雙，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

阿母謂阿女：「汝可去應之。」

阿女含淚答：「蘭芝初還時，府吏見丁寧，結誓不別離。今日違情義，恐此事非宜。」

自可斷來信，徐徐更謂之。」

阿母白媒人，不堪吏人婦，幸可廣問訊，不得便相許。

媒人去數日，尋遣丞請還，云有第五郎，嬌逸未有婚，遣丞爲媒人，主簿通語言，直說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結大義，故遣來貴門。

阿母謝媒人，有誓豈敢言。

阿兄得聞之，悵然心中煩，舉言謂阿妹：『作計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後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榮汝身。不嫁義郎體，其往欲何云？』

蘭芝仰頭答：『理實如兄言，謝家事夫壻，中道還兄門，處分適兄意，那得自任專？雖與府吏要，渠會永無緣！……』登即相許和，便可作婚姻。

媒人下牀去，諾諾復爾爾。還部白府君，心中大歡喜。視歷復開書，便利此月內，良吉三十日，卿可去成婚。交語速裝束，絡繹如浮雲。青雀白鸕舂，四角龍子幡。婀娜隨

風轉，金車玉作輪，躑躅青驄馬，流蘇金縷鞍。齎錢三百萬，皆用青絲穿。雜綵二百疋，交廣市鮭珍。從人四五百，鬱鬱登郡門。

阿母謂阿女：「府君來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舉！」

阿女默無聲，淚落便如瀉。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窗下。左手持刀尺，右手執綾羅。朝成繡袂裙，晚成單羅衫。唵唵日欲暝，愁思出門啼。

府吏聞此變，因求假暫歸。未至二三里，摧藏馬悲哀。新婦識馬聲，躑躅遙相望。舉手拍馬鞅，嗟歎使心傷。「自君別我後，人事不可量。果不如先願，又非君所詳。我有親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應他人，君還何所望！」

府吏謂新婦：「賀卿得高遷！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葦一時韌，便作旦夕間。卿當日勝貴，吾獨向黃泉……」

新婦謂府吏：「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爾妾亦然。黃泉下相見，勿違今日言！」

執手分道去，各各還家門。生人作死別，恨恨那可論！

* * * * *

其日牛馬嘶，新婦入青廬。奄奄黃昏後，寂寂人定初。——我命絕今日，魂去尸長留，
——攬裾脫絲履，舉身赴清池。

府吏聞此事，心知長別離。徘徊顧樹下，自掛東南枝。

兩家求合葬，合葬華山旁。東西植松柏，左右種梧桐。枝枝相覆蓋，葉葉交通中。
有雙飛鳥，自名爲「鴛鴦」。仰頭相向鳴，夜夜達五更。行人駐足聽，寡婦起彷徨。多
謝後世人，戒之慎勿忘！

木蘭歌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

不聞機杼聲，惟聞女太息。

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

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

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

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

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

願爲市鞍馬，從此替爺征。

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

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

旦辭爺娘去，暮宿黃河邊，

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澌澌。

旦辭黃河去，暮至燕山頭，

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鳴啾啾。

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

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

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

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

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強。

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尙書郎；

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

爺娘聞女來，出郭相扶將。

阿妹聞姊來，當戶理紅妝。

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

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牀，

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

當窗理容鬢，掛鏡貼花黃，

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惶，

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

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

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迎。

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

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

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

杜
甫

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

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

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

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兵行車

杜甫

車。轆。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

耶。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

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

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

去時里正與裏頭，歸來頭白還戍邊。

邊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

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荆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
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

長者雖有問，役夫敢申恨！

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

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

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

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

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溼聲啾啾。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白 話 文 法 網 要

一 洋
冊 裝

二 定
角 價

白話文看似容易
做容易學，其實文
法上也有種種嚴
密的慣例，學的人
應該尋個路徑去
學，教的人也應該
研究個方法出來，
這本書是研究白
話文文法的，坊間
從沒有出過，可算
是白話文法書開
一個新紀元了。

元又(532)

Specimens of Pai Hua Styl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九年十二月初版

(白 話 文 範)
(第四冊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江都何仲英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洛陽 西安 南京
杭州 閩縣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廈門 潮州 香港 桂林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加坡

五〇五〇丁

